

童年里的小人

梅列

儿童文学是一种看见童年的文学。它比心理学比皮亚杰都更真切和生动地让童年的生命成为可以看见的情形,而不是仅仅的确认和描述。蒙台梭利讲了童年的秘密,彼得·潘则让你一点不假地想起童年的夜晚和白日都确有这样的飞翔,在肯辛顿和永无岛上玩得忘记回家,挨了骂明天又忘记。史蒂文森是写金银岛故事的,他写在诗歌间的童年游戏,让他有了那个世纪更加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童年描述,史蒂文森造就了很多的人,是以影响的力量造就,是那描述的生命和叙述的句子里的乐趣容易浸透你。比如我们从前都喜欢阅读的顺口的柯岩的童诗,比如现在我正在阅读着的《看不

见的小人》。

这是一套会让人想到《我的影子》的书。《我的影子》里童年懵懂的智慧对自己相随的影子兴致勃勃，“我有一个小影与我一起进出/它有什么用处我一点不清楚/它从头到脚非常非常像我/我跳上床时看见它已跳上去了”。而“看不见的小人”则是在说着另外一种声音讯息，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一出生已经开始接受行为的导读，被解构着遵循规矩，所以你看，就排排坐吃果果了，饭前要洗手，爸爸再见，妈妈再见，爷爷奶奶再见，外公外婆叔叔婶婶姑妈姑父再见……所有的人统统再见！

乖！

可是童年不会一直乖。它的里面会有自己的方向和力量，会有那一个年轮里的乐趣与向往。他是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就在你要按照导读里的指明、按照违背了就要被吃生活的规矩去举起手来、抬起脚来，预备，开始的时候，也开始了他的违背，他的捣蛋，童年天真、奇想连连、顽劣讨嫌，可是毕竟丰富和精彩的景象就这样被写成了故事。也就是最真切的故事和最真切的生命了。

这一切的确全是私下进行的。

私下进行都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方式和语气。

比如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吃午饭之前，哪怕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是不该吃东西的。可是看不见的小人出现了，是出现了声音。“你不是还有一只复活节的巧克力兔吗？”“啊，我懂了。你不敢尝，因为若在吃午饭前吃甜食，你怕父母生气。但是吃那么小小的一块，决不会坏了胃口！”他甚至鼓励了严斯-彼得应该把整个的一块巧克力全部吃光。“谁说出了A，就必得继续往下说B。”“一件事情已经开了头，就该有结尾。不能半途而废。”

每一次严斯-彼得玩滑板，他妈妈都吓得闭上眼睛，可是看不见的小人却喊着：“现在滑下台阶！总是往前走没有意思！走，咱们去抓住卡车的后杠，让它拉着走！快！快！你看见那边的女孩吗？滑上那个平台，然后做一个空翻！”“你真伟大，我过去太小看你了。我一向以为你不过是个妈妈的乖孩子，可是你不是，你是真正的猛虎。”

这几天，严斯-彼得感到有人在暗中窥视着他的一

举一动。他确信这一定是怪兽。看样子现在需要一件武器,比如一把木剑。“如果真的要干掉那个怪物的话,我们需要一把长一些的剑……这张桌子的腿可能够了。”“要是我们把这张桌子的腿砍下的话,那我爸爸会杀了我的!”“嗨,严斯-彼得,绝对没事。你还记得吗,当装运工把家具搬进家门时,你妈妈看着它们时那怪怪的目光?那时你爸爸说:‘别担心,宝贝,家具都有保修单,我们随时可以更换。’”结果,在严斯-彼得挥舞斧子,把那条桌腿砍得伤痕累累,几乎就要砍下来的时候,怪兽从后面把他紧紧揪住了。严斯-彼得狠狠地朝怪兽咬了一口,结果发现怪兽原来是爸爸。

爸爸固然是要气得脸色发白。淘气终究无人喜欢。爸爸声音也颤抖,可是爸爸没有揍他。它是不是像我介绍过的那位赫尔曼的爸爸,知道童年的生命里总有一条遥远的圣库鲁次之路?8岁的赫尔曼明明是朝着学校的路上走去,也是因为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结果走到“圣库鲁次”去了。可是更多的爸爸妈妈是看不见“看不见的小人”的,看不见童年生命中的前面和后面、正面和反面、外面和里面,看不见“分裂”才是真实和精

彩,也才有成长的盼望和喜悦。

当然,看不见的小人也不全是在捣乱的,《皇帝的新装》里讲出皇帝光屁股事实的其实也是孩子生命间的那个看不见的小人,他没有接受导读,没有被解构掉,所以就大胆和符合实际了。

目录

乘时间飞行器去埃及

沃尔克先生的怪想法	3
地下室的秘密	10
商队、沙漠之舟和灯罩	26
在法老的墓穴里	42
饥饿的鳄鱼	81
挚友尤莉亚	96

爱上尤莉亚

嫉妒	107
游览动物园	116
动物统帅	128
沦为奴仆	148
汤姆奋起反击	170

乘时间飞行器去埃及

舒 雨 译





沃尔克先生的怪想法

严斯-彼得最喜爱的老师莫斯欣先生宣布讨论会开始。教师办公室里的气氛很轻松,每位老师面前都放了一杯咖啡,旧的咖啡壶不安分地冒着气泡,壶盖啪啪地响。

莫斯欣老师建议大家讨论下一次的家庭作业问题,他本人想让学生写一篇有关北海的作文,请其他课程的老师也围绕着北海这个题目安排教学。

新来的女老师卡茨身边坐着沃尔克先生,他曾经差一点就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可是他还是选择了当



一名体育老师。

突然空气里飘来一股臭味，原来又是沃尔克先生把他的运动鞋脱在了桌子下面。其他老师知道他有这个毛病，都特意坐在离他远一些的地方，或者像莫斯欣老师那样干脆坐在敞开的窗前。

只有卡茨老师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她以后决不会再坐得离沃尔克先生这么近。

现在她赶快往耳朵后面、毛衣上面和鼻子下面擦香水。这一招很灵验，她甚至还能朝着沃尔克先生笑一笑。沃尔克先生喜出望外，暗自思忖，是请这位新同事吃一顿饭呢还是看一场电影。

莫斯欣老师尝了一块果仁蛋糕，这是卡茨老师自己烤制的。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莫斯欣老师说，“不过有件事我还要请诸位注意。”他将身体往前倾了倾，好像怕说错了话似的。沃尔克先生立即警觉起来。

“是这样……嗯……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个麻烦的学生，叫严斯-彼得。”

“您说的麻烦是什么意思？”卡茨老师问。

莫斯欣老师往后甩了一下他那金黄色的头发，忙解释道：“我是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麻烦。”

沃尔克先生不满意地转着眼珠：“什么麻烦？他神经不正常，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咱们学校不能要他。”

莫斯欣老师表示不同意，他喜欢严斯-彼得。

“不，他并不是真正有神经病。他只不过相信，有一个可以和他谈话的看不见的小人。”

“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疯子。”

“只有你最正常，对不对？”有人轻轻地对着沃尔克先生的耳朵说道。

沃尔克先生朝四周看了看，想知道谁说话这样放肆。可是没有找到这个人。他可以发誓，这个声音是严斯-彼得的。

沃尔克先生讨厌严斯-彼得。上个星期他在严斯-彼得的班级替莫斯欣老师上课，竟然发现严斯-彼得在玩扑克牌，被他当场抓获，要知道这是他的课呀！玩的是17点和4点！他当然毫不留情地当场将严斯-彼得的扑克牌没收。自从沃尔克先生去过一次赌场（唯一的一

次),他就再也不能忍受玩牌了。

但是很遗憾,放学的时候沃尔克先生必须归还扑克牌。

“他能听见一个看不见的小人说话,多可爱呀!”卡茨老师大声说道,“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事。我称他是说悄悄话的人,他老让我说粗话。”

“我的天,多可恨的女人,”沃尔克先生想道,“我还是不要请她看电影吧。”

莫斯欣老师对此很感兴趣。

“您是说,您小的时候也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沃尔克先生不怀好意地问,同时将眉毛挑得很高。

“当然了,臭蛋,除了你谁都有。”

沃尔克先生吓得跳了起来。这分明是严斯-彼得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

“严斯-彼得在咱们房间里!”沃尔克先生大声吼道,“他在偷听咱们的讨论!”

“您说什么呀,沃尔克先生,严斯-彼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很简单,想知道作业的问题呗,您这个梦想家!”

沃尔克先生生气地大叫着。

莫斯欣老师为严斯-彼得辩解道：“我提醒您，这个男孩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再说，您仔细看看，这房间里只有咱们呀。”

沃尔克先生不相信地看了看每个角落，连字纸篓也没放过。当他正在弯腰时，轻轻传来一个声音：“这儿没人。”

沃尔克先生又吓了一跳。

于是他请了病假，他工作得太紧张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如此的心慌意乱，穿着袜子就离开了房间。右脚上的袜子还有一个洞，虽然很小很小。

严斯-彼得写的关于北海的作文得了最高分，这篇作文确实非常好。

“严斯-彼得是好样的，”莫斯欣老师想道，“这篇作文读起来就好像他专门为此学习过似的。”

沃尔克先生知道严斯-彼得得了满分，更为他忧心忡忡。难道严斯-彼得真的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可是，沃尔克先生对谁都没谈起这件事，他怕别人认为他是疯子，和严斯-彼得一样疯。

如果有人问及此事,他就这样解释:“很简单,这小家伙躲在我们办公室里偷听了呗。虽然我不知道他躲在哪里,他一定有个好的藏身处,总之,他让你看不见。”

“可是,”沃尔克先生暗自想道,“你们给我小心点,我早晚会抓住你们,你,严斯-彼得,还有你看不见的小人,要是真有的话!”



地下室的秘密

严斯-彼得觉得新老师特别好,尤其是她那双罗圈腿和她的超短裙。她教历史课,一门真正有趣的课,起码能听到一些不寻常的事。

严斯-彼得希望自己在历史课上表现得特别好,因为卡茨老师答应过,在学年结束的时候将邀请班里最好的三名学生到家里去做客,吃比萨饼。

严斯-彼得就爱吃比萨饼,所以他争着回答卡茨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尤莉亚为此有一点不高兴,她认为严斯-彼得一定

是爱上了卡茨老师,这让她无法忍受。她恨不得所有的男孩都只爱她一个人。现在,卡茨老师用她那双罗圈腿和超短裙抢了她的风头,就连莫斯欣老师也偷偷地盯着超短裙看。

卡茨老师站在教室后面,为学生放映埃及金字塔的幻灯片。她到过埃及,幻灯片是她自己拍摄的。

“埃及国王被称做法老,”她说,“法老的意思是大房子。对埃及人来说,法老如同神仙,所以他们建造这种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即金字塔。”

她指着她的一张幻灯片说:“这座金字塔高146米,长230米。”

严斯-彼得在黑暗中将这组数字写在了手上:高146米,长230米。他要好好记住。

“这座金字塔是为奇阿普斯法老而建的。”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悄悄地插嘴道:“她说得不对。”

“别出声,我要好好听课。”

“可是,她在胡说八道,这头笨猪,她什么也不懂。”

严斯-彼得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说:“我乐意听,你管不着。”

“这座金字塔就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那么大,里面应该也很宽大,光石头就用了200万块。”

卡茨老师将这些数字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为了看清数字,她把纸片拿得离幻灯机很近。

“每块石头重2.5吨,就是说有3辆汽车加在一起的重量。你们能想象,在公元前2500年,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搬运这些石块的吗?”

卡茨老师打开灯,问:“谁知道?”

严斯-彼得举手说:“我。”

卡茨老师和蔼地看着他,点了点头:“好吧,严斯-彼得,他们是怎么搬运的呢?他们可是没有机器哟。”

“别听她胡扯,严斯-彼得。告诉她实话,她受得了。她不会那么天真的。”

严斯-彼得并不知道应该向老师说什么实话,只好一言不发。

卡茨老师将手臂抱在胸前站在他面前,很感兴趣地瞅着他,心想:“这男孩真有点意思。有时他忽然就心不在焉起来,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和一个只有他才看得见的人说话。”

卡茨老师竭力保持着对严斯-彼得的好态度：“这样吧，你至少知道，为什么埃及人要给他们的法老修建如此巨大的金字塔？”

她希望他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将他奉为神明。”可是很遗憾，严斯-彼得没有这样回答，反而不停地咬上嘴唇。

“因为他们太笨，还用说嘛。”看不见的小人在严斯-彼得的耳旁小声说道。

严斯-彼得机械地跟着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就已经知道，这根本不是卡茨老师所希望听到的回答。

“埃及人不笨，”卡茨老师立即答道，“他们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聪明。你明天要给我交出一篇作文，题目是《法老时代的埃及》。”

严斯-彼得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这个祸又是看不见的小人给惹的。严斯-彼得现在真的特别恨这位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放学以后尤莉亚陪严斯-彼得走了一段路，因为他们同路。她竭力安慰他：“卡茨老师一点儿也不可爱，她无缘无故就罚你写一篇作文。”

“这不叫罚写作文！”

尤莉亚听了很不高兴,说:“什么?你还为她辩解?”

“她说得对,卡茨就是个大笨蛋!”看不见的小人插话道。

“一边去,没你什么事!”严斯-彼得大声说道。

尤莉亚很委屈地拐进了另一条街,用手指点了点

前额,表示严斯-彼得的脑子出了毛病。

“我不是说你!”

严斯-彼得喊道,可是正好驶过一辆公共汽车,噪声把严斯-彼得的话给吞没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不掺和我的事呢?”严斯-彼得拼命地数落着。

看不见的小人好半天没有吭声,然后



说道：“看你这个样子，严斯-彼得，我真有点不明白。”

“喂，你不明白什么？”

“难道你真的相信卡茨讲的东西？”

“当然啦，我信。她在大学学习过，她讲的不会有错。”

看不见的小人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说：“你简直把什么都忘了。”

“我忘什么了？你存心跟我捣乱。我们上学不光是为了好玩，是为了学习，比方说，以前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此，看不见的小人只能加以嘲笑，他说：“如果你的老师都那么聪明，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有我呢？”

现在严斯-彼得没有心情讨论这个问题。

午餐以后，严斯-彼得就回房间坐下，准备很快地把作文写完。他知道完成作业最好的办法就是：乖乖地坐下，去完成它。

作文的绝大部分是从他那本新的历史书中抄下来的。

看不见的小人站在他身后，发表着不同的意见。

他又叹气，又大声地笑，就为了让严斯-彼得注意

他。

“不错，我是让人看不见，可是我对你们的谎言实在不能忍受。”

“这可是你说的，你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严斯-彼得暗自想道，可嘴上没说。

“别吵我，我得赶快写《法老时代的埃及》。”

“咱们到那儿去一趟吧。”

“什么？”

“你耳朵有毛病啦？我说，咱们到那儿去一趟吧。”

“随你的便，”严斯-彼得尽可能严肃地说，“不过咱们一定要赶回来吃晚饭，有肉卷呢。”

“没问题，我并不想老待在古埃及。那儿对我来说太热，还有，尼罗河发出来的味道也让人受不了。他们往里面乱倒东西，剩饭剩菜啦，粪便啦，死蛇啦，等等，这些东西让鳄鱼最开心。鳄鱼个个都是大饭桶，它们越长越肥。”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就好像他到过那里似的。

严斯-彼得很清楚，他现在必须保持清醒，否则又会跟着干坏事，他有这种预感。如果他现在不小心闹出

事来,谁都会拿他撒气。他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虽然现在还看不到乌云,但是一股气流已经将沉闷的空气吹散。

严斯-彼得将钢笔放在了笔记本旁边。

“你准备怎样去埃及呢?又怎样在晚饭之前赶回来呢?”严斯-彼得问。

“当然是用我那架放在地下室的时间飞行器。”

“什么当然!什么你的时间飞行器!”严斯-彼得不屑一顾地说,“在地下室你真的有一架时间飞行器吗?”

“是呀。”

“能用吗?”

“还可以,只是有几个电子元件坏了。”

“噢,太遗憾了,我本想跟你去埃及的。”

“是有那么一点遗憾。以前我甚至可以驾驶它飞向未来,现在只能飞往过去,还只能飞向南方。未来和北方发生的有趣的事咱们就看不见了。”

“你胡扯!”

看不见的小人深感委屈地开导他:“可是埃及在南方呀,所以去找名叫奇阿普斯的法老应该没有问题。咱

们得往回飞2000年。”

严斯-彼得感到胃里面一阵不适，好像要拉肚子似的。

“保持冷静！”他命令自己，然后他想出一句非常聪明的话：“去见奇阿普斯法老，我们得往回飞2000年的双倍。”

“没问题！别说2000年，3000年，4000年，只要咱们愿意，飞100万年都成。现在跟我到地下室，我指给你看。”

严斯-彼得站起来，但是他没有合上笔记本，钢笔帽也没有套上。他认为他们立即就能回来，钢笔是不会干的。可是他又错了。

严斯-彼得跑下楼时，妈妈和那位著名的画家凯亚阿姨正坐在客厅里，她们听到了严斯-彼得的脚步声。

“哈啰，小家伙！你不想向亲爱的凯亚阿姨问声好吗？”凯亚说。

“不想！”严斯-彼得回答，虽然他很清楚，为此他会招来麻烦。

地下室里有好几个房间：一个洗衣间，一个供暖间，一个储藏室和一个堆放破烂的小房间。看不见的小

人把严斯-彼得带进了最后一间。这里有几件早就该扔掉的旧家具。其中那把磨破了皮的难看的高背扶手椅，是爸爸要留着的，因为那是件家传的东西。这把椅子根本不能再坐人，一坐弹簧就会钻出来。

一个有大旋钮的巨大的收音机早就不能用了，可是这是祖父留给父亲的，他决不会把它给扔掉。

还有那顶烘干头发的帽子，过去，大约在战后不久，曾经非常时髦过，祖母总用它烘干头发，就不用花钱去理发店了。

一个缺了一只手臂的橱窗模特倒卧着，它戴了一顶插着长羽毛的大帽子，身上只有一件黑色的衬裙，它仰面躺在一个箱子上。箱子后面放着好几卷地毯和三张凯亚阿姨的油画。这里还有一个灯罩，一些毛绒动物玩具，一只鹿角，一个坏了的录音机，一副接触不良的耳机。

*“在那儿！”*看不见的小人骄傲地说，*“我的时间飞行器。”*

严斯-彼得笑出了声音，说：“不错，破烂都在这。人们看着这些东西，会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可是他们还

是在原地呀。”

“你们人类真叫愚蠢。你只看见了旧椅子和收音机,对不对?对你来说它们是一些不相干的东西。”

严斯-彼得不否认地点点头,便想转身上楼去,继续写他的作文。可是看不见的小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自信,那么明白无误,那么审慎。

严斯-彼得犹豫了一下。这时看不见的小人再一次向他发出邀请:“坐到椅子里面去!你认不出时间飞行器,是因为你太缺乏想象力。严格地说,时间飞行器是让人看不见的。”

“就是嘛。”

“和我一样让人看不见。”

严斯-彼得坐进椅子,陷得很深。一根弹簧刺到了他的屁股,可是他忍住了,他想尝试尝试。

“你把变压器戴到头上。”

“你是指那个灯罩吗?”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随你好啦。”

严斯-彼得刚戴上灯罩,就觉得身上一阵抽搐,头上也好像开始发热。

“好，”看不见的小人得意扬扬地继续讲解，“现在咱们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当然对你这样的白痴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旧收音机，调出我们想要的时间和地址啦。”

严斯-彼得现在真的感到有些恶心，可是已经来不及，他发现他已经下不来了。

“靠边坐坐，我和你一起去埃及。如果法老给你制造麻烦，我好救你。”

看不见的小人一定触摸了一下收音机，它轰的一叫，显示器里的数字便开始闪动红的和黄的颜色。严斯-彼得看了一眼插头，它根本就没和插座连接在一起，那根电线还在木箱上。

对严斯-彼得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用电池来驱动这个旧匣子根本不可能嘛。

“这……这是怎么回事？”严斯-彼得问。

“咱们这就飞往埃及，去找奇阿普斯法老。关于这一点我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你们这些让人看得见的人就是太笨。你现在闭上眼睛，趁咱们还没进入光线里。”

“我只是无法相信这样就能飞起来！”严斯-彼得大声说道。

“那你就骑自行车去好啦！”

看不见的小人转了一下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发出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寻找正确的波段似的。严斯-彼得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脑子里，脑子里沙沙的声音就像坏了的音响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以后，反而看得更清楚了，扶手椅、灯罩和旧收音机都是这部大机器的组成部分，它们和看不见的小人一样是真的！可以感觉到，可以听到！然而又总让人感觉它们不存在。

*“现在出发！”*看不见的小人提高嗓门说道。

严斯-彼得紧紧地闭上眼睛，以致眼前直冒金星。虽然如此，他还是感到他正径直飞往太阳。

当严斯-彼得再睁开眼睛时，一头公牛低着头，用两只犄角对着他，向他冲过来。

严斯-彼得想大吼一声“不”，可是他不能发声了。

他同身下的旧扶手椅、头顶上的灯罩和抱在怀里的收音机，一起落在了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场的中央。



斗牛士感到莫名其妙，他还没遇到过这种事。有时观众会把鲜花、帽子或手帕扔进场子，可从没见过椅子、收音机或灯罩。

“真的，飞成功了。”严斯-彼得想。看不见的小人显然听得出严斯-彼得的思想。

“胡说！傻瓜！什么也没成功！咱们没有在埃及降落，而是在西班牙。你怎么什么也不懂。我们得离开这里！”

很难得，这次看不见的小人说对了。那头公牛显然不再对手持红布和短剑的斗牛士发生兴趣，观众也对他不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别让公牛把严斯-彼得挑起来。而公牛正在这样做，它已经把犄角插进了椅子背，想把严斯-彼得连人带椅子一起扔向天空。现在它已经把椅子挑了起来。

严斯-彼得紧紧地抓住扶手。周围尘土翻滚。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严斯-彼得想叫。

然后，他又听见他的脑子里的沙沙声，好像在他的两只耳朵之间连着一根电线。

看不见的小人拼命地转着旋钮。

公牛想挣脱椅子，一直到一根弹簧刺到了它的鼻子，它才把犄角拔了出来。它后退了几步，准备再次发起进攻。

“赶快！赶快！它会弄死咱们的！”严斯-彼得刚这样想，就觉得又朝太阳飞去了。



商队、沙漠之舟和灯罩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已经经历过无数次惊险，但是他还从来没有和看不见的小人一起降落到沙漠中的经历，否则他一定早早地闭上嘴了。

现在他满嘴的沙子，他一边往外吐，一边感到恶心。

“你不要这么夸张，”看不见的小人大笑起来，“不就是嘴里进了一点沙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严斯-彼得想回答，可是不行，嗓子里发痒，他吐出一大堆沙子。

“好啦，”看不见的小人说，“这儿就是埃及，时间

是公元前2225年,距离你的时间差不多是4210年。”

严斯-彼得从皮椅子里爬了出来,收音机立在了他面前的沙子上,几颗旋钮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严斯-彼得往天上看了看,立刻发觉,这股热浪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烤化,因为周围没有一点阴凉。所幸他还有一个灯罩,至少可以把脸遮一遮。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严斯-彼得一方面感到很烦,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很幸运,他不是一个人,身边有个看不见的小人总比什么朋友都没有强。

“但愿,”严斯-彼得想,“我立刻醒过来,这不过是一场梦。很明显,我是在做梦。”

看不见的小人笑着说:“你呀,什么也不懂。你们这些看得见的人的梦,根本没有我们这些看不见的人的现实那么让人激动。”

严斯-彼得发现,看不见的小人可以读出他的思想。

“我当然可以。”看不见的小人自言自语道。

严斯-彼得还是说不出话来,他感到窒息。

“只有你们这些看得见的人才需要声音。我任何时

候都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忘了,我是你的一部分,那看不见的一部分?比如,你不必对你的嘴说:‘拿起叉子!把炸薯条叉起来!放进嘴里,要不然我就生气了!’这根本就没有必要。手很自然知道你想干什么。它了解你,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它决不会把土豆皮放进你的嘴里,而把薯条扔进垃圾箱里。它知道,你希望的是相反的动作。”

“他说个没完没了,”严斯-彼得想道,“可是我却说不出话来。我们现在困在了沙漠里,动也不能动……”

“不要抱怨,老朋友!现在我已经把你带到了古代埃及,可是你还在不停地抱怨。不错,你现在说不出话来,我要是早一点告诉你就好了。说话传送器还没完全制造好,把你的嗓音传送到这里还需要几天时间。它正在咱们身后慢慢地跟过来。不过没关系,我反正不需要你的嗓子也能听懂你的话。”

很远的天边,在风掠过沙丘吹过来的地方,严斯-彼得看见了骆驼。骑骆驼的人靠近他们的速度很快。只见他们浑身上下裹着白布,看起来很像幽灵。白布迎风飘动着,他们的脸遮在白布下,让人看不见,倒是他们



的武器更容易识别,他们个个挥舞着标枪和长鞭。

“让我去和他们谈谈。”看不见的小人建议道。

这时严斯-彼得的两种感情又开始打架,一方面他很感激看不见的小人能出面解围,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把事情完全交给他办。只求他不要把事情办糟。严斯-彼得知道,看不见的小人常常会把人惹得火冒三丈,要知道眼前这帮家伙的手里都攥着长鞭子呢。

“我站到你的身后去,”看不见的小人说,“让他们以为是在你在说话,否则他们会吓坏的。看不见的人在埃及多有不便,常常被人扔进尼罗河淹死或者喂鳄鱼。”

严斯-彼得站到了皮椅子的后面,头上仍然戴着灯罩,眼睛从椅子背的上端往外看。他希望,椅子背在必要时可以替他挡住标枪。

“可笑,”严斯-彼得想,“此时此刻我竟然想到了尤莉亚。”

尤莉亚是那么漂亮,火红的头发和蓝绿色的眼睛。

“我一定要从这里活着回去,一定,要不然我就再也看不见尤莉亚了。要不,我从这里给她寄一张明信片去?”

“傻瓜！”看不见的小人从后面冲着严斯-彼得的耳朵狠狠地骂道，“明信片邮寄到咱们那里需要将近4200年，邮票早就过期了。”

骆驼背上的骑士，以大雁飞行时的“一”字队形逼近了。骆驼蹄下扬起阵阵尘土，在他们的身后升起一道尘云，像起雾似的。

第一个骑士离开队形，径直朝着严斯-彼得飞奔过来。其余的骑士勒住骆驼，依次排开，不再前进，标枪指向天空。

第一个骑士杀气腾腾，骄横地从骆驼上看着他脚下的严斯-彼得。他一只手攥着粗粗的鞭子，另一只手紧握标枪。他啪啪地挥舞着长鞭，然后用标枪对准了严斯-彼得。这时白布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的睫毛上挂着一层尘土。像美国西部电影里抢银行的盗匪一样，他们的嘴前也蒙着一块布。从他的衣衫缝隙里不停地落下沙子和尘土。

严斯-彼得这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赶快从噩梦中苏醒过来，可是他现在必须面对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真的已经有4200岁，”严斯-彼得想

道,“那他早该死了,而我是活的,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啊。”

可是,眼前的鞭子却是活灵活现的,它在颤动。

骑士的手腕轻轻一动,鞭子径直朝着严斯-彼得抽下来。严斯-彼得害怕鞭子会缠在他的脖子上。这时看不见的小人在他背后大声说道:“不要怕!”随后他朝着骑士喊道:“我们并不想对你怎么样。”

“糟了,”严斯-彼得想,“这不是正中下怀吗?应该是我们求他不要对付我们才对。”

骑士停住手,可是骆驼却把头伸了过来,它在啃吃



着什么,鼻孔张得大大的。这么大的鼻孔,严斯-彼得从来没有见过。

骆驼吸了一口气。

“它喜欢你,严斯-彼得,你的味道很好,它情愿

要你。”

骆驼现在一边舔灯罩，一边开始嚼灯罩的边，好像味道十分不错。

“不要这样呆呆地看着我们！”看不见的小人朝着骑士喊道，“还不赶快下来，跪在我们面前。你是不是想找麻烦？”

“你又糊涂了？他现在就会把咱们挑起来。”

骑士举起左手，标枪握在他的右手里。他用手指扯下蒙嘴的布。

他的嘴唇又大又薄。严斯-彼得觉得他非常威严，他让严斯-彼得害怕。

“我们是猎人，”他说，“我是领队。”

“猎人？”看不见的小人大笑起来，“你们是白痴！是笨蛋！是傻瓜！在沙漠上能打什么猎？打沙漠里的虱子吗？”

“噢，我的天，”严斯-彼得想，“我自己要是能说话多好呀。”

“我们在捉拿逃跑的工人，又有一大批工人从采石场逃跑了。”

看不见的小人追问道：“逃跑了？他们为什么要逃跑？你们付的工资太少了把？”

骑士摇摇头，说：“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对不对？当然没有人给他们付工资，他们是为神祇工作！为上帝和国王工作，为我们亲爱的法老工作！”

“原来如此，他们要是不逃跑，那才奇怪呢。”

“看不见的小笨蛋，现在立即闭嘴！骑士等一下刺死的是我！他反正看不见你。”

但是看不见的小人对严斯-彼得的想法没作出任何反应，就好像他突然又不会读出严斯-彼得的想法似的了。

“你说得不错，”看不见的小人说，“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一个星星上的孩子。我从那上面来。”

骆驼在扯严斯-彼得头上的灯罩，严斯-彼得不让它扯。在骑士看来，好像他在指向天空。

骆驼开始吃灯罩，同时极不放心地斜睨着严斯-彼得。

看不见的小人现在提高嗓门说：“我们这里有送给法老奇阿普斯的礼物。你们最好不要再追赶逃跑的工

人,而是把我们带到奇阿普斯那里去,现在就去!”

骑士缩了一下头,他害怕了,严斯-彼得看得很清楚。他害怕了,举起的鞭子像被砍了头的蛇一样软绵绵地跌落下来。

骑士鞠了一躬,蒙了一层灰尘的脸顿时变得惨白。

“您是个星星上的孩子,并且认识尊贵的奇阿普斯?他可是上天和大地的主啊,是国王的国王,美丽的人之中最美丽的人,强者之中的最强者,聪明人之中的最聪明的人……”

“好啦,好啦,废话少说。我真没想到,奇阿普斯在这里如此的有名,我为他感到高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那自然有年头了,我还对他说,奇阿普斯,你这个没用的人,你一辈子休想有出息。你头脑空空,手无缚鸡之力,人的模样也丑得像坟地的乌龟。”

骑士下了骆驼。他把脸藏在了白布后面,严斯-彼得无法看清楚,这一席话是让他生气呢,害怕呢,还是让他高兴。

他把鞭子和标枪放进沙子里,跪了下来,在严斯-彼得面前低下了头。

“老爷,请发命令,我们遵命。我们是您的奴仆。”

“好,好,站起来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奇阿普斯在他当上国王和神灵之前,究竟有没有将他的中学毕业证书补上?或者干这个工作不需要证书?我的意思是,神灵必须会算术吗?很可能不必,他反正手下有这方面的人,对吗?”

骑士一挥手,招呼几个人过来,他让他们向严斯-彼得鞠躬致敬。然后他们把皮椅和收音机捆在了一匹骆驼身上。另外一匹,最大和最漂亮的,跪在了严斯-彼得面前的沙地上,让他轻松地骑在两个驼峰之间。

严斯-彼得的身体先是往前一甩,紧接着又往后一甩,骆驼驮着他站了起来。

下面的人递给他一些无花果干和饮用水。

然后,骆驼队沿着来的路线开始往回走。

“怎么样?!”看不见的小人问,“我的表现如何?”

严斯-彼得用水漱了漱口,装在河马皮口袋里的水是温的,发出一股淤泥的味道,水里还游动着一些小生物,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

严斯-彼得还是不能讲话,为此他甚至感到高兴。



“刚才的事我可做不出来，”他想道，“我太胆小怕事了。”

“你太有教养了，”看不见的小人笑道，“要是你，你一定非常有礼貌地去打听路。”

“嗯，可能吧。”

“那咱们俩现在肯定已经踏上了去采石场的路。”

“再说，我又不认识奇阿普斯。真幸运，你们是熟人。”

“没什么。你反正总是个倒霉蛋。其实，我和你一样不认识这个笨蛋奇阿普斯。”

“可是你说你……”

“是呀，是呀。我不就是想证明给你看嘛。”

“什么？”

“很简单，胆大包天和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比斯斯文文的人有办法。”

严斯-彼得现在懂了，为什么人们说骆驼是沙漠之舟。他骑在驼背上一摇一晃，开始有晕船的感觉。还有挡太阳的灯罩也没有了。

“是时候了，咱们逃走吧。我要回家，我肚子饿啦，

我……”

“你一点责任心也没有吗？”

这样的话出自看不见的小人的嘴听起来有点怪。

“你说什么？责任心？”

“对呀，我问你，是谁要写一篇法老时代的作文？是你还是我？是谁总想在学校里拿到好分数？特别是要在卡茨老师那里拿到好分数？”

严斯-彼得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在他前面慢慢行走的骆驼的大屁股，它头也没回一下，就开始拉大便。它还高傲地翘起尾巴，让严斯-彼得看得更加清楚。

“我有点怀疑，咱们是不是可以准时回到家，”看不见的小人说，不过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怪。

“为什么不能呢？”

“那，因为……嗯，嗯，是这头傻骆驼把咱们的变压器给吃了。”

“你是说那个灯罩吗？”

“如果你想这么叫，就是那顶灯罩。可是，只要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咱们没有变压器是回不去的。”

“那就是说，咱们走不了啦？你在开玩笑，是吧？”

“不，看得见的朋友，我没有开玩笑。咱们在这种地方很难搞到一个新灯罩。他们连电都还没发明出来呢，哪能有灯罩，或者电话，或者带有热樱桃的巧克力冰激凌呢？”

“可是，”严斯-彼得很伤心地想道，“也就是说，我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不要难过。这里的其他人，如果照你的看法，也早就死了。”

严斯-彼得努力忍着眼泪，他担心再也看不见妈妈，还有他爸爸，最要紧的是，再也看不见他的尤莉亚了。

“这不过是一场梦！”严斯-彼得希望，“我是坐在地下室的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现在该醒啦。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在埃及，那我怎么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呢？不，这一定是场梦。”

严斯-彼得在手上咬了一口，他希望用这个方法唤醒自己。

“你们这些看得见的人虽然比我们看不见的人多看见一些颜色，可是脑子差劲！”看不见的小人讽刺

道，“如果你做时间旅行，那么你到哪个国家都能听懂那里的语言。”

严斯-彼得摇摇头，想：“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事情反正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英文很难学？在英国三岁的孩子说的英文都比你好。”

“那还用说，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嘛。”

“所以呢，在中国每个人都会说中文，在匈牙利说匈牙利文，我们现在在埃及，所以会埃及文，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严斯-彼得已经慢慢习惯骆驼背上的晃动。太阳落下了，一股凉风使人精神一振。

一个骑士为严斯-彼得围上一块白布，上面还绣着金线。严斯-彼得就这样在沙漠之舟的背上筋疲力尽地睡着了。



在法老的墓穴里

严斯-彼得被一阵令人恐怖的喧闹声吵醒。

他不敢睁开眼,反而闭得更紧了。在他耳旁响起锣声,随后就开始吹大喇叭。

“但愿我现在是坐在家里的地下室里,”严斯-彼得想,“那有多好呀!这可怕的音乐来自旧收音机,我是在椅子上睡了一小觉。”

这时在他旁边响起了笛子声,不知什么地方在击鼓,可惜节奏不均匀。

“我还是小心地睁开眼,把收音机关上,”严斯-彼

得想，“或者我换一个台。”

要是身下的椅子不这样可怕地晃动，那该多好呀！他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全是沙子味。这时严斯-彼得鼓足勇气，好歹睁开了眼。

在他身后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神圣的法老万岁！奇阿普斯万岁！您是美丽的人之中最美丽的人！强者之中的最强者！聪明人之中最聪明的人！是国王的国王！”

众人一再重复这些话，击鼓手有节拍地击着鼓。

“睁开眼吧，哭鼻子的家伙！”看不见的小人冲他吼道。

严斯-彼得用手捂住耳朵，就像每天妈妈唤他起床时他做的动作，只可惜现在没有枕头把脸盖上，有的仅是一块绣着金线的白布。

“安安安静！”有人大喊，“我再说一遍，安安安静！”

笛子不再出声，鼓声也戛然而止。

严斯-彼得猛地睁开眼睛，从睫毛上落下许多沙子。他的目光还模糊不清，他和奇阿普斯法老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法老神气活现地站在一块五颜六色的毯

子上。

毯子飘浮在众音乐师的头顶上。乍看上去,奇阿普斯法老很像站在舞台上的歌星,他的衣服很像用塑料做的骑士盔甲和宇航员的工作服。他的面部表情很做作,他的胡子是假的。他的动作和迈克·杰克逊一样,但是后者的乐队要比法老的鼓手和笛子手强多了。

毯子轻轻地飘过人头,朝严斯-彼得飞来。

奇阿普斯离得越近,就越像沃尔克先生,真的,好像穿着法老衣服的沃尔克先生。他皱眉的样子就和沃尔克先生发怒时一模一样。他也同样把双手抱在胸前。他的右脚神经质地点踏着将他托起的毯子,就像严斯-彼得在上一场足球赛中将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时,沃尔克先生所做的动作一样。

“难道沃尔克先生的什么祖先是埃及的法老?”严斯-彼得想道,“为什么他站的那个东西不会掉下来呢?它受什么驱动呢?是怎么操纵的呢?”

“现在不是提这种蠢问题的时候,”看不见的小人说,“这一点每个孩子都知道,后来孩子们称它为飞毯,认为这是一个童话。而成年人却认为,——他们对任何

东西都要加以解释,是人们在抬这块东西。”

“他是对的,”严斯-彼得想,“我们的历史书就是这样画的。书里也有一幅图,画的是他戴的帽子,但是没画那些从帽子里爬出来的金蛇,他头上的是电线,难道他有随身听?”

这回严斯-彼得没有弄错,法老用随身听听音乐并不奇怪,只是埃及的乐队演奏的曲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沃尔克先生有时戴上耳机听足球比赛的结果,每当这个时候他那怒气冲天的表情和法老一模一样,也许他支持的球队总输球。

严斯-彼得身下的骆驼开始发抖,它害怕那块飞毯。法老现在已经近在咫尺,他用手指头指着严斯-彼得。骆驼在他身下谦卑地瑟瑟发抖。所有的骑士和猎人都低下了头。

“你就是从星星上来的那个孩子?”法老严厉地问道。

“让我来对付。”看不见的小人提醒说。

严斯-彼得点点头。

法老以为这就是回答,他颇感不快,随即骂了起

来：“这么长一段时间你都在干什么？”

凡是有人迟到，沃尔克先生也是这样骂人的。法老现在发怒和吐口水的样子跟沃尔克先生完全一样。

“我以为，你们故意让我在这个星球上白白消耗生命。”

严斯-彼得直用双手擦脸，他本想说点什么，可是连看不见的小人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奇阿普斯继续大骂，和沃尔克先生在情绪恶劣时一样：“你的船在哪里？你可不要说，那些小气鬼把你抛在这里，而没留下船？！我在这里积攒了一大堆破烂，可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运走呢？我需要一架宇宙飞船，起码是VC75型的，最好是VCTurbo90型的。”

“那上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很清楚！”看不见的小人嘟囔着，“他们不懂咱们的事，更不要提什么VCTurbo90。我是乘皮椅子来的。”

法老呻吟了一下，他愤怒地看了天空一眼。

“好一个机械师！他们就给我送来这样一个不怎样的机械师！他根本就玩不转！”

他朝天空愤怒地挥拳。

“你们这些大白痴！你们竟敢给我送这样一个小毛孩子来？！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他一辈子也不会把飞船修好。”

“你想侮辱我吗？”看不见的小人愤愤地说，“我是天底下最棒的机械师！”

“你胡扯什么？一会儿他就会要求我去把飞船修理好，我对这些事根本就一窍不通！”

“咱们是一窍不通，可是他又不了解底细。你不想先去看看他的飞船吗？”看不见的小人轻轻说道。

“想是想，可是……我害怕。他好像根本不懂得开玩笑。”

“严斯-彼得，你要知道，你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学校。如果你能向卡茨老师讲述法老时代埃及的真实情况，她该多高兴呀！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满分！她一定邀请你去吃比萨饼，还有……”

法老这时用双手去拍一只蚊子，一个吹大号的把这个动作理解错了，便开始吹号。

法老愤怒地扫了他一眼，大吼道：“用鞭子打死他，然后去喂鳄鱼！他让我的神经受到太大的刺激！”

然后他继续看着严斯-彼得,把严斯-彼得吓坏了。

“现在我要和你说话。”法老吼道。

严斯-彼得很想找妈妈帮忙,凯亚阿姨也可以。

“我要是能说话就好啦,”严斯-彼得想,“我可以告诉他一些有趣的事,例如他的建筑物后来变得特别有名,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还可以去讨好他,让他对我有好感。总之,我可以做那些看不见的小人不能干的事。”

这时出现了一个女人,她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凯亚阿姨,更不是卡茨老师,不,这是法老的妻子。他称她为“我亲爱的迷人的夫人”。

她是站在自己的飞毯上飘浮过来的,她的飞毯比法老的略微小一点。

按说,在她到来的时候,应该奏响音乐,用芦笛和双簧管宣告她的驾到。可是因为吹大号的受到鞭打,又要去喂鳄鱼,现在谁也不敢再弄出一点声音。

对此,王后勃然大怒,今天一切都不对劲儿。

她骂道:“你躲到哪儿去了,你这个没有用的国王和神灵?!我早就做好了饭!再过一会饭就凉了!一个

月我才烧一回鳄鱼肝,你却迟迟不来!”

法老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似的。所有的猎人、骑士、奴仆和乐师全都看着自己的脚尖,装着没有发现他害怕老婆。

只有严斯-彼得没有看够。

王后从一个小瓶子里往手背上倒了几滴香水,她闻香水的样子和卡茨老师完全一样,如果沃尔克先生离她太近,汗脚太臭的话。

王后的鼻子和嘴唇也让严斯-彼得想起卡茨老师。

“我亲爱的迷人的夫人,你能想象,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什么样的机械师吗?”法老绞着双手说。

“这根本不是你可以迟到的理由。请他和咱们一道进餐好啦,我反正做得太多。”

法老向严斯-彼得伸出手。严斯-彼得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本不想去,可是他已经从骆驼背上爬下来,上了五颜六色的飞毯。

“噢,”看不见的小人讽刺道,“鳄鱼肝。遗憾我尝不着,我总是比你吃亏。”

“听着,”法老在严斯-彼得的耳边轻轻说道,“她作



为厨师是我的灾难,骆驼的粪便都比她烧的饭香。可是我又拿她没办法,她是个俗人,她就和所有的俗人一样权力欲极强,而且顽固。”

“那她和你几乎一样,只不过没有你那么坏。”

严斯-彼得听见看不见的小人的话,可是他希望他听错了。

吹大号的人的惨叫声令严斯-彼得胆战心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法老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很清楚,你本人就有强烈的权力欲,也很顽固,而且,多半也不听劝。”

“我完蛋了,”严斯-彼得想,“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没希望了。我也变成鳄鱼的食物了。”

“喂,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为人谦虚,平和,而且有教养。”

“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什么让人鞭打吹大号的人?你没听见他叫得很惨吗?”

刚才招惹法老的那只蚊子,现在飞到了严斯-彼得的鼻子上。他在蚊子还没叮咬前,就出手把它捻死了。

法老不理解地摇摇头，说：“可是你刚才也把那只骚扰你的蚊子打死了。”

“这是两回事，它不过是一只蚊子罢了。”

“对呀。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

“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对的，你以为他和咱们一样？他可以穿着这些可笑的破衣服随随便便地到处溜达？这帮俗人不比他们骑的骆驼聪明。他们的身体比他们的脑子有分量。你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我喜欢他们这些人。”

“是这样吗？你没发现他们很臭吗？就是你所说的这帮俗人？”

“是人。”

“说得好，他们是人。可他们的臭味让我无法忍受。”

“可是你的妻子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是你的那位神圣的夫人。”

仅是这样一句话就让法老一哆嗦，他连忙看了她一眼。

她却背过身去了。

“咱们快跟她走吧。她已经勃然大怒。你一定要向她致敬,并且要称颂她。你要跟她说你感到很荣幸,还要说她是我的妻子,在这个星球上非常受尊敬。”

“我不说。”

“为什么呢?为我你就撒一次谎,劳驾啦。她以为我们在我们那里是头号人物,类似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其实她不知道我在那里不过是个小小的卖鞋人。”

“告诉你手下的人放了那个吹大号的,我才会照着你说的办。”

“你不是认真的吧?”

“我是认真的。”

法老清了清嗓子喊道:“不要再打那个人。”

严斯-彼得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他觉得自己像个大救星,这种感觉好极了。

可是法老的士兵还在打那个可怜的吹号的人,他们没有听见他们主人的声音,刮着沙子的风是从东方吹来的。

“你们立即给我住手,拖他去喂鳄鱼。”

“不!”严斯-彼得想大叫,可是他出不了声。

看不见的小人命令道：“饶他一命，或者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夫人，包括你评论她的厨艺的话。”

法老立即下命令：“不喂鳄鱼啦，饶他一命。”

然后他问严斯-彼得：“还有什么吩咐吗？”

严斯-彼得摇摇头，可是看不见的小人开了口：“既然有我们在，你必须用金子赔偿他，并且赐给他自由。”

“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不想惹你夫人生气，你这个国王级的如神灵一般的卖鞋人！”

法老立即软了下去，他给吹号的人补了金子，并赐给了他自由。

然后他向挑夫一挥，他们便把扶手椅和旧收音机都抬上了飞毯。骆驼很感激让它摆脱了重负。

吹号的人大声欢呼道：“谢谢，朋友们！谢谢！”

他向严斯-彼得和神圣的法老挥着手。

“这一次你干得太棒了，”严斯-彼得在脑子里夸奖他的看不见的朋友，“可是现在趁他还没把咱们的时间飞行器运回他的宫殿，咱们赶快逃走吧。”

“没有变压器怎么逃走呢？可恶的骆驼已经把那个

灯罩吃了。”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站在法老的飞毯上朝着一座还没完全修好的金字塔快速飞去。

严斯-彼得惊叹不已，沉重的大石块乘着银色的飞毯飘浮而来。

“快看，法老的妻子身上的那件衣服也是用灯罩的材料做的！正是做变压器的最理想的材料！咱们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衣服搞到手！”

严斯-彼得这时顾不上听，他指着金字塔，脑子里一直在想，埃及人全凭人力在做这一切，没有任何机器哟。

看不见的小人笑起来。

“你也相信那些鬼话，这又不是小孩玩的积木。你还是考虑考虑，咱们怎样才能搞到王后的那件衣服，否则咱们只能在这里等死了。”

严斯-彼得朝那女人看去，只能看见她的背部，因为她飞在他们的前面。她的身材和卡茨老师的一模一样，一双罗圈腿和一个丰满的臀部。

“难道让我去求她把衣服脱下来，还是怎么的？”



看不见的小人嘟囔着说：“那，要不然等那头吃了咱们变压器的牲口拉大便时，你把骆驼粪涂在头上也可以……”

“不！你给我住口！我才不干。”

“你就等着瞧，看咱们怎么把那件衣服搞到手！”

在半个金字塔后面停着那架宇宙飞船，它是三角形的。严斯-彼得明白了，这个金字塔是飞船库。

看不见的小人问法老，他点了点头说：“对，不错。”

他请求严斯-彼得不要出卖他。

“这只是打的一个赌，”他说，“我们在这上面的赌注是两箱啤酒，看我是不是可以让人们为我的宇宙飞船修建一个停泊库。很容易就成功了，是他们太笨，让他们立刻就动手干。他们真像一群蚂蚁，只是个子大一点，但并不强壮。令人不开心的是他们拖的时间太长。我让工程稍微快了一点，用了传送飞毯。你不会出卖我，对吗？我们打过赌，看我能不能让人为我不用任何辅助工具就能修建一个停泊库。”

“我可以不泄密。”看不见的小人替严斯-彼得作了保证。

法老很高兴。

“可是我一直以为金字塔是死去的法老的墓穴，里面有木乃伊什么的。”

法老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对的，如果金字塔作为停泊库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你仔细看看，这个东西不是空心的，我该早一点监督他们就好了。好在这只不过是为了打赌，开个玩笑罢了。反正也没有人注意它。可是他们现在在修通道，也许他们想，我要住在里面。我的妻子在修好的部分里面已经建了一个厨房。”

“为什么不建在宫殿里呢？”

法老将嘴唇靠近严斯-彼得的耳朵说：“相信我的话，还是这样好，要不然整个宫殿都会臭气熏天。她爱用陈旧的鱼油炸东西，太可怕了！”

这时她回了一下头，看看奇阿普斯是不是乖乖地跟着她走。他非常友善地向她点了点头。

“只要飞船一修好，我就从这儿逃走，再也不回来。”

“我也是。”严斯-彼得想。

他们朝着金字塔径直地飞去。严斯-彼得想象不出

石头竟然有这么大。在他们的头顶上正飘着一块，法老对此很不高兴，他又威胁要让埃及的驾驶员受鞭打，然后去喂鳄鱼。这位神圣的君主不允许有人在他头顶上飞翔。

他非常害怕石头砸在他的头上，他说人们可能会骑马，但不一定就能当好飞行员。

飞毯平稳地落在了地上。工人立即停止了工作，都向国王鞠躬。

高贵的王后率先进了金字塔，奇阿普斯赶紧跟上。

严斯-彼得很高兴双脚又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他回头看了看，发现仆人拖着扶手椅和收音机也随他进了过道。

“今天咱们得在法老的墓穴中吃饭啦，我倒是无所谓。这个恶魔一会儿说不定要在地狱里举行烧烤大餐呢，咱们也跟着去吗？”

过道很长很暗，虽然仆人在前面用火把照明，但毕竟没有窗户。可是在石头当中倒是很凉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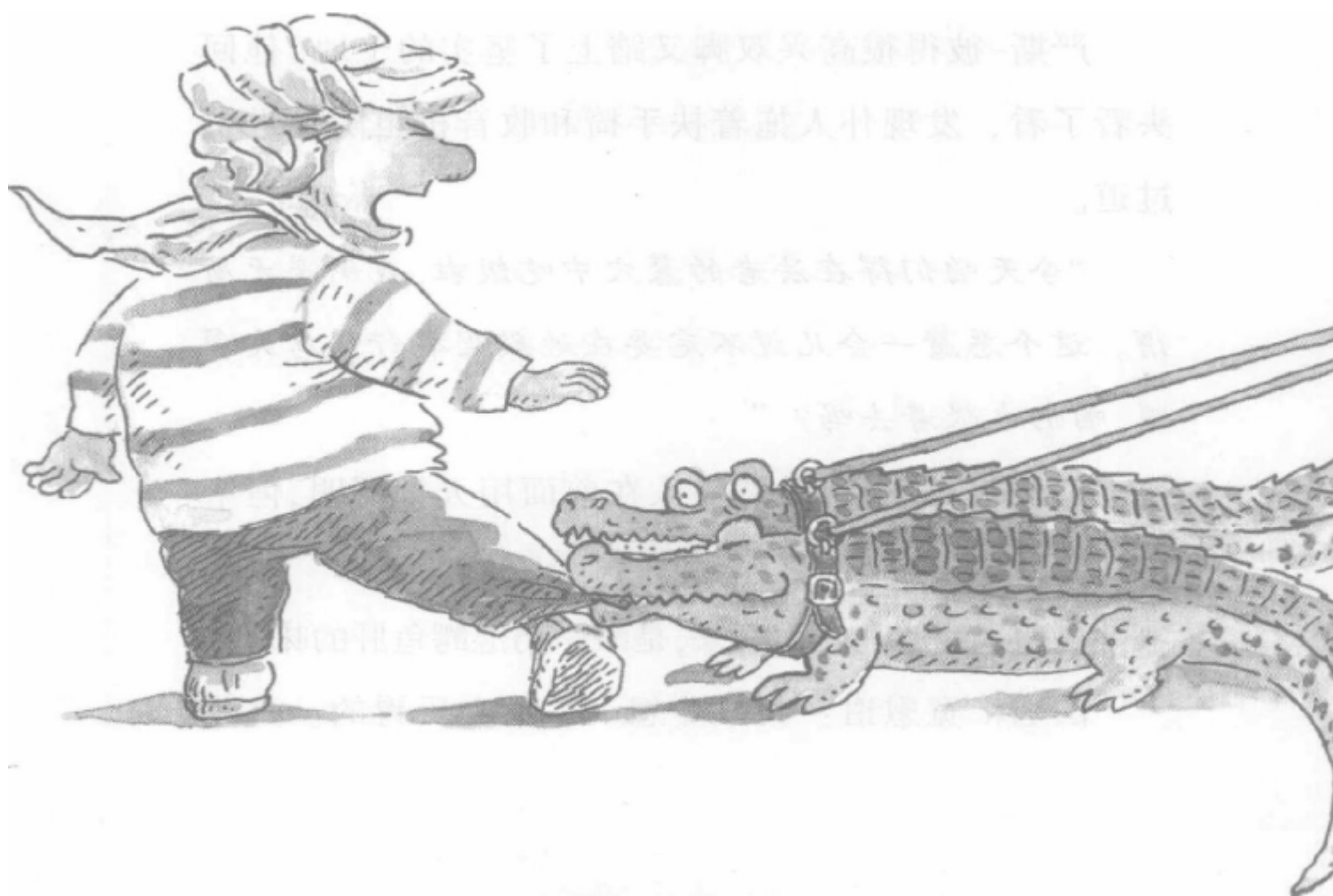
突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是酸驴奶泡鳄鱼肝的味道。

法老忙宽慰道：“我只要想一下也会反胃的。这些

凡人就是这样。他们吃死动物，而动物想吃他们，他们就开始抱怨。”

餐厅里灯火通明，至少点着500个火炬。每个角落都站着鼓手、吹笛子的和吹号的乐师。两只戴着项圈的小鳄鱼想去咬严斯-彼得，幸亏一个仆人拉住不长的缰绳将它们制止住。

严斯-彼得很想坐下来，可是这儿没有像在家里那么随便。一个仆人先把椅子放正，另一个忙着将鲜花撒



在座位上和严斯-彼得的身上。王后在花雨中伸了个懒腰。

跳舞的女人们托着金盘子送来食品，乐手们奏响音乐。

奇阿普斯走到严斯-彼得面前。



“你得赶快向她说,这些食物又香又好看。”

严斯-彼得咽了一口唾沫,他立刻想起许多谎话。他从来没有说过饭不好吃,就是凯亚阿姨烧饭,他也不说不好吃。他总是说,味道真好!好吃极啦!太可口啦!可惜又让看不见的小人把话抢着说了。

“这些食物看上去确实很有意思。”

王后对这个恭维报以微笑表示感谢。

严斯-彼得一边吞咽一边恶心,味道比样子更糟。饭后点心是河马的眼睛和猴子的脑子。等到新鲜水果端上来时,严斯-彼得已经吃不下了。他发誓再也不吃任何东西,一辈子都不再吃东西。

高贵的王后朝着严斯-彼得眨眼,他带来的礼物她并不喜欢,她要那把椅子有什么用呢,又不是金子做的。还有那个带旋钮的大盒子看上去就像大蛤蟆的骷髅头。可是她喜欢严斯-彼得,因为他把食物都吃了,他是个乖孩子。

她希望他不要把飞船修理好。作为高贵的王后能在地球上得到尊敬,她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她想象不出,她在奇阿普斯的星球上可以过得更好。身为女神还

能升得更高吗？

再说，这里住着她的朋友们，她喜欢这里的音乐和食品。在另一个星球上能得到什么，她心中无数。她并不喜欢飞翔。站在飞毯上她可以做到，可是越过云彩一直向上，到星星那边去做什么呢？不，这些对她毫无意义。

“现在，”奇阿普斯建议，“吃过饭后咱们该玩玩啦，你觉得玩17点和4点怎么样？”

“好，我愿意！”看不见的小人替严斯-彼得回答道。

“重要的是，我不必再吃东西了。”

奇阿普斯慢慢站起来，他喜欢打牌，可是他的高贵的妻子却讨厌打牌，自从她有一次和他打牌把她所有的头发都输了以后，玩牌、掷色子和打赌对她就统统是灾难，奇阿普斯头上戴的假发就由她的头发所制，幸好她的头发后来又长了出来。

奇阿普斯率先走进隔壁的那间叫游戏室的房间，看守这个房间的人身佩长剑，目光凶狠。他的任务是砍掉每一个想闯入房间的人的脑袋，当然奇阿普斯除外！就连他的高贵的夫人也不允许跨进这个房间。他害怕

她会把里面所有的玩意儿都给扔掉。

当奇阿普斯消失在隔壁的房间时，王后松了一口气，她俯身对着严斯-彼得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不许修理宇宙飞船。我想留在地球上。你可以住在我们这里，我每天为你烧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真的愿意为我做一切吗？”

“是的，只要你不许修理宇宙飞船。”

“一言为定。那你把你的连衣裙脱下来！”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满脸通红，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生气。

“什么？你要什么？”

“快脱衣服，把它给我。”

“可是……你要干吗？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成年女子，一个王后和……”

“一个女神，这我知道。快一点，要不然你的丈夫和主人快回来了。”

高贵的王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你肯定不去修理宇宙飞船吗？”

“肯定不！”

王后咬着牙说：“别看我！”

严斯-彼得马上把头侧向一边，他觉得十分狼狈，很想去封住看不见的小人的嘴，但是他们之中总得有一个人说话。再说，看不见的小人是对的，为了回家，他们需要那件衣服。

“你快看，”看不见的小人大笑道，“一个赤裸裸的王后。”

可是严斯-彼得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墙壁上。

王后颇为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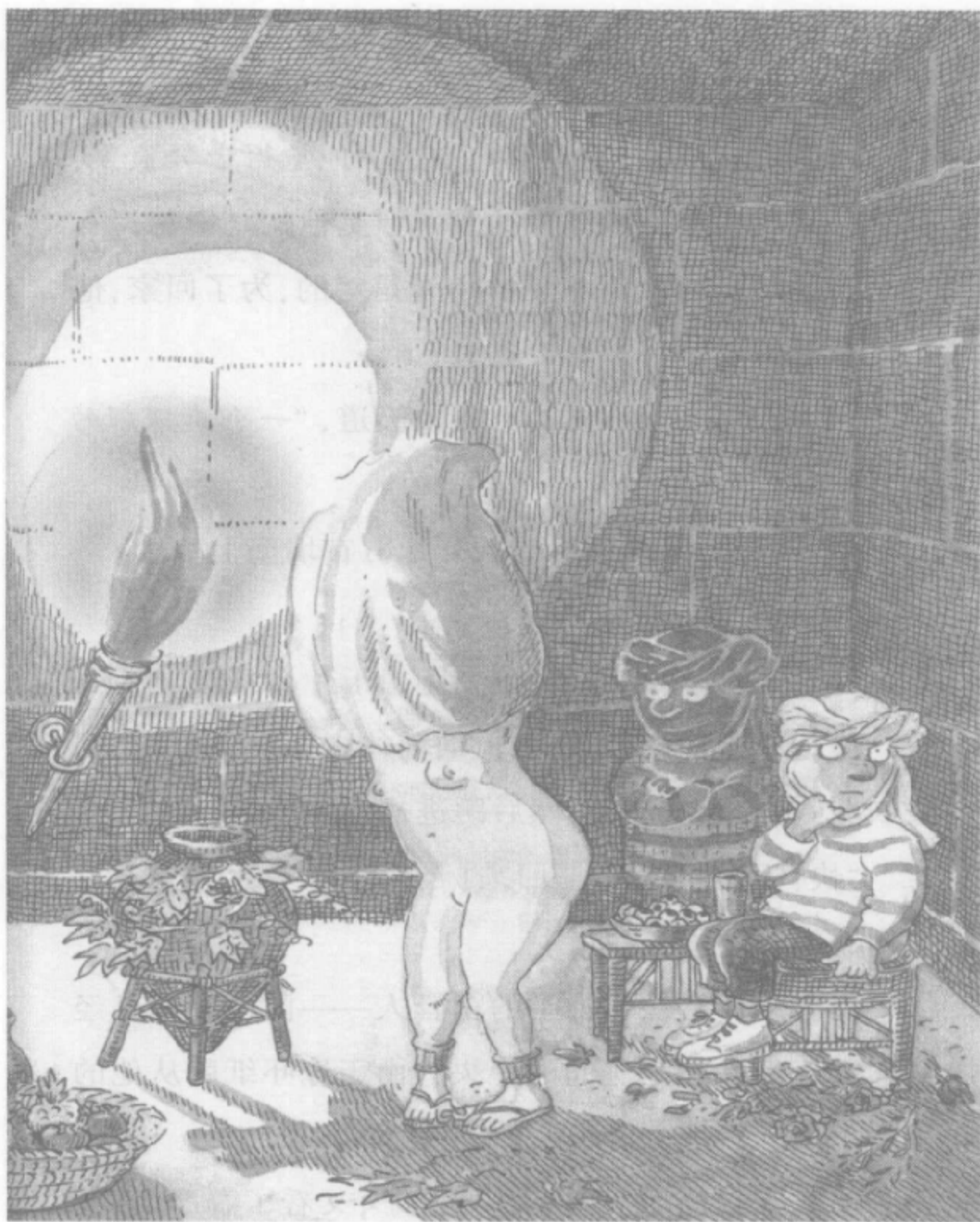
“这孩子根本不看我，他究竟想干什么？”她想道。

她把衣服扔到严斯-彼得面前的桌子上。他一把抓过衣服，把它盘在头上，然后跳进扶手椅。

“快！别等奇阿普斯回来！”严斯-彼得在脑子里这样向看不见的小人喊道。

说时迟那时快，神圣的卖鞋人——国王——已经勃然大怒地站在了房间的中央，由于惊吓纸牌从他的手中滑落到了地上。

他看了看他的一丝不挂的妻子，又看了看严斯-彼



得，大吼道：“你们要干什么？！”

严斯-彼得向他一摆手，说：“再见！”

法老指着严斯-彼得，用威胁的口气说道：“抓住他！”

严斯-彼得立即被无数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拖出了椅子。他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

高贵的王后这时抓过一张桌布裹在身上，也想说些什么。

可是神圣的国王不让她说话，那口气是不容反驳的：“住口，你这个贱女人！”

这时的奇阿普斯真让她刮目相看。她自知无理，只好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我……我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可是奇阿普斯只向严斯-彼得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选择鳄鱼还是毒蛇？”

“他是说，你想被毒蛇还是被鳄鱼咬死，”看不见的小人解释道，“他让你自己挑选一样，很可爱，不是吗？”

严斯-彼得又开始咬他的上嘴唇，他的心怦怦乱跳，他很担心心脏会从嘴里跳出来。

“是鳄鱼还是毒蛇？我最后再问一次。”

看不见的小人替瑟瑟发抖的严斯-彼得回答道：“鳄鱼还是毒蛇？你让我想想看。我很难作出决定。我是说，各有千秋。你可以为我出出主意吗？”

法老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时嘴里喷着唾沫：“没人和你开玩笑，你这个小爬虫。”

“那好，”看不见的小人说，“如果你一定要逼我快说，不想再等一等，那我选择鳄鱼。只不过这一次请多放一些盐和肉，在火上放的时间长一点。这一次请你不要再放酸驴奶，我更喜欢清淡的大蒜奶油汁。”

严斯-彼得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些地方已经被捏青了，卫兵的手指头都像铁螺丝一样钻进了他的肉。

“你是不是想让我来为你做选择？”法老不依不饶地追问。他感到很惊奇，为什么严斯-彼得说话时一点不害怕。是他从星星上带来了什么新式武器？以致大难临头他还有勇气开玩笑，这勇气从哪里来的呢？

“不！”看不见的小人大喊一声，“我觉得选择没有意思，咱们赌一把吧。”

“打赌？你想用你的生命打赌？”

严斯-彼得疼得直哼哼,拼命地摇摇头。

“对!当然啦!”

法老狰狞地一笑,说:“你也喜欢赌博?和我一样?”

“是呀。”

法老打了一个手势,仆人们立即把地上的纸牌拾了起来。

“不要和他赌,”王后向严斯-彼得请求道,“你玩不过他,他是神!”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神都玩不过卖鞋的。”看不见的小人讽刺道。

“如果我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我决不再理看不见的小人。”严斯-彼得发誓,可是他现在就知道他不会遵守这个诺言。

现在严斯-彼得和法老已经面对面地坐好,一位跳舞的女人,个子不比严斯-彼得高,开始发牌。

“咱们玩17点和4点!”法老作出决定,“你懂规则吗?”

严斯-彼得咽了一口吐沫,点了点头。尽管如此,为了不出错,奇阿普斯还是把规则讲了一遍:“谁的点多

谁赢,谁正好21点谁是赢家,谁要是超过21点就输了。”

在严斯-彼得身旁站着两个卫兵,手执标枪和皮鞭,他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严斯-彼得得到第一张牌,他看了一眼。

“如果我赢,你就死定啦!”奇阿普斯哈哈大笑道。

“那当然。你下什么赌注?”看不见的小人问。

“我?我是法老,是国王,是神。我不需要下赌注。”

“怪不得没有人愿意和你打赌。”

“可是我总会赢,因为我是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玩



牌人。”

“那是别人故意让着你，道理就这么简单。”

法老愤怒地敲打着桌子，说：“不是这样！”

看不见的小人紧追不放，问：“那你为什么不敢下赌注呢？”

现在看不见的小人抓住了法老的小辫子。

法老看了看自己的牌，露出了微笑。

“好吧，我赌那些可恶的金字塔。我不知道用它们做什么，最多我让人们把我埋葬在里面。”

严斯-彼得对这个答案一点也不高兴，他并不想要金字塔，他想回家去找妈妈，去找尤莉亚。

严斯-彼得的牌是一张10。

“再要一张！”看不见的小人要求道。

法老也要了一张。

跳舞的女人发牌，严斯-彼得能感觉到她很害怕。她怕法老发怒，如果他得到的牌不好。

严斯-彼得小心翼翼地翻开牌，是一张7。他的点数是17。

“如果我再要一张，”严斯-彼得心想，“我可能得到

一张7或者一张10,那就太多了。如果我得到的是个4,那就正好21点,我就赢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再要一张?”法老不怀好意地问。

“他的点数一定比我的大,”严斯-彼得想,“他多么自信呀。”

这时有人轻轻在他耳旁说:“不要慌。他只有两个8,一共是16点。你不用再要牌,你赢了。保持冷静。”

“你不要牌了吗?”法老问话时已经没有那么自信了。

严斯-彼得摇摇头。

“我够了。”

严斯-彼得坐在那里信心十足,使得神圣的国王心神不定。严斯-彼得扬扬得意地微笑着。法老暗自思忖,严斯-彼得至少有19点,如果不是20点的话。

国王又抽了一张牌,是个11点,他现在的点数是27。

他骂骂咧咧地将牌往桌子上一摔。

“爆了!”他嚷道,“我爆了!真见鬼!好吧,好吧!金字塔都归你,请吧!让你高兴去,你这个小侏儒。”

“我一直以为神是不可以骂人的。”

这时高贵的王后裹着桌布也溜进了打牌室，眼前的一幕让她大吃一惊。

奇阿普斯暴跳如雷，他是个坏输家。金字塔对他并不重要，他只是不想输。他狂怒地摔着家具。

严斯-彼得利用这个机会，跳进了扶手椅。他身旁的卫兵小心翼翼地看着发脾气的法老。

“一切就绪，收音机已经打开，起飞。”

严斯-彼得这时什么都看不见，王后的衣服滑落在他的眼睛上。

但他能听见，神圣的国王大声命令一个卫兵：“去把桌子给我掀翻，我有气。你去踢你的伙伴的脚脖子，狠狠地踢！还有你！把你的长矛折断，对，就是这样！这让我开心！”

这让卫兵十分开心，他又去踢翻了一个花瓶，把碎片踩得粉碎。

“离开这！”严斯-彼得想，“离开这！离开这！离开这！”

法老的脾气比沃尔克老师的还要大。无论怎么说沃尔克先生是个老师，他可以给你一个不及格，罚你做

作业,让你蹲班;可奇阿普斯是国王,是神,他可以要你的命。

现在奇阿普斯正想这样做。当看不见的小人还没让时间飞行器飞起来时,奇阿普斯下令逮捕严斯-彼得。

他又被强行按在他曾坐过的椅子上。两名膀大腰圆的卫兵将长矛的尖端架在严斯-彼得的脖子上,让他呼吸都很不顺畅。

“再来一次!”法老命令道,“咱们再玩一次。你要是再赢了我,我就叫你倒大霉,我就……我就……”

他一时想不起一种更严厉的刑法。

“我的妈,”严斯-彼得想,“我该做什么呢?我要是赢了,他会生气,我要是输了,他会处死我。”

仆人们哆哆嗦嗦地重新架好桌子。王后小心地陪着不是。平时她可以左右她的丈夫,可他一旦发脾气,那就真是在发脾气了。

她把那个给奇阿普斯发过坏牌的跳舞女人带来,严斯-彼得觉得她这次挺可爱。她保证跳舞女人的安全,只是没有人可以拯救严斯-彼得。

“如果我可以讲话该有多好,”严斯-彼得想,“哪怕

一两句。”

“发牌！”法老命令道。一个肚子大得可以放上一个水果盘的仆人开始发牌。

法老不用说话，只给仆人使了一个眼色，他的目光具有无限威力，然后他用食指指尖轻轻在自己的脖子上比画了一下。

胖仆人缩了一下脖子，他明白，要么他给主人发好牌，要么被砍头。

严斯-彼得在这种情形下情愿让法老赢。可是他不想死在这儿，死在一个时间和地点都不对的场合。

法老拿了两张牌，然后一挥手，说：“够了。”他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就像鲨鱼盯上一个滑水的人一样。然后他让下人给他斟满一杯水，他一饮而尽。

严斯-彼得也得到两张牌，一个7和一个11，他有18点。

严斯-彼得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听见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

但是他说的话却让人失望。

“糟糕，我看不见他的牌，他把牌拿得太靠近身体，

我看不见。”

“我反正不再要牌，一张4就会让我完蛋，”彼得想。他伸了一下脖子，因为长矛尖刺在皮肤里很不舒服。

现在看不见的小人为严斯-彼得说话了：“告诉你的只会吓唬人的卫兵，叫他们把长矛从我的脖子上拿开，这样我没法玩。”

法老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和沃尔克先生怀疑有人在作弊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你反倒向我发号施令？”

“劳驾，”彼得恳求着，“千万不要说错话，亲爱的看不见的小人朋友！千万不要让咱们越陷越深。”

但是看不见的小人还是一意孤行。

“总得有人教教你，既然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神圣的国王愤愤地举起牌，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牌的背面朝上，国王的手压在了牌上。

尽管如此，牌在空中还是停留了一段时间。看不见的小人就蹲在法老旁边，眼睛刚刚露出桌面，他只要歪着头就可以看见牌的正面。

可惜，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看不见的小人不能百分

之百地保证他看得都对。一张牌是10,另一张不是9,就是6。

“你是再要一张,还是够了,小爬虫?”法老问。

严斯-彼得紧闭双唇不吭声。神圣的国王向卫兵打了一个手势,叫他们让严斯-彼得能呼吸到更多的空气。他们把长矛放松了半厘米。严斯-彼得刚好可以摇摇头,表示可以了。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粗声粗气的声音在严斯-彼得的头脑中响起:*“19!他有19点!快要一张牌!我们必须冒险,要不然就得完蛋!”*

严斯-彼得哆哆嗦嗦地伸出一只手,向那个胖子点头示意。胖子从一摞牌中抽出一张,从桌子的另一头递过来。

严斯-彼得在思想中已经看到这是一张4,一张5,一张6,一张7,一张8,一张9,一张10,甚至一张11,每一个数字都可以要他的命。

现在他把牌翻了过来,他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张2。

“好极了!”看不见的小人高呼,“我们得救啦!沃

尔克先生说得不错，笨人总有傻福！愚蠢的农民总能收获最大的土豆！瞎猫总能碰上死耗子！”

看不见的小人由于高兴而不能自持。可是长矛始终还架在严斯-彼得的脖子上。

“我的是20点！怎么样，你没想到吧，你这个讨厌的
法老？！不多不少20点！亮牌吧，看看你的是多少？”

“不要拿他开心！天哪，你在惹他发火！”严斯-彼得在思想中乞求道。

“好啦，我们赢啦，就这么简单！”

“我的是21点！”法老说，态度很冷静。

严斯-彼得感觉像有许多条冰冷的小鱼在他的血管中游动，他开始感到身上发冷。

“不对头！你在撒谎！你的牌不是21点，把你的牌给我看看！”看不见的小人骂道，“每个人都应该亮牌。光说不算。我们要看证据。”

神圣的国王一下子就把牌给撕了，说：“我是法老，是国王，是神。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赢了。我说了算，不用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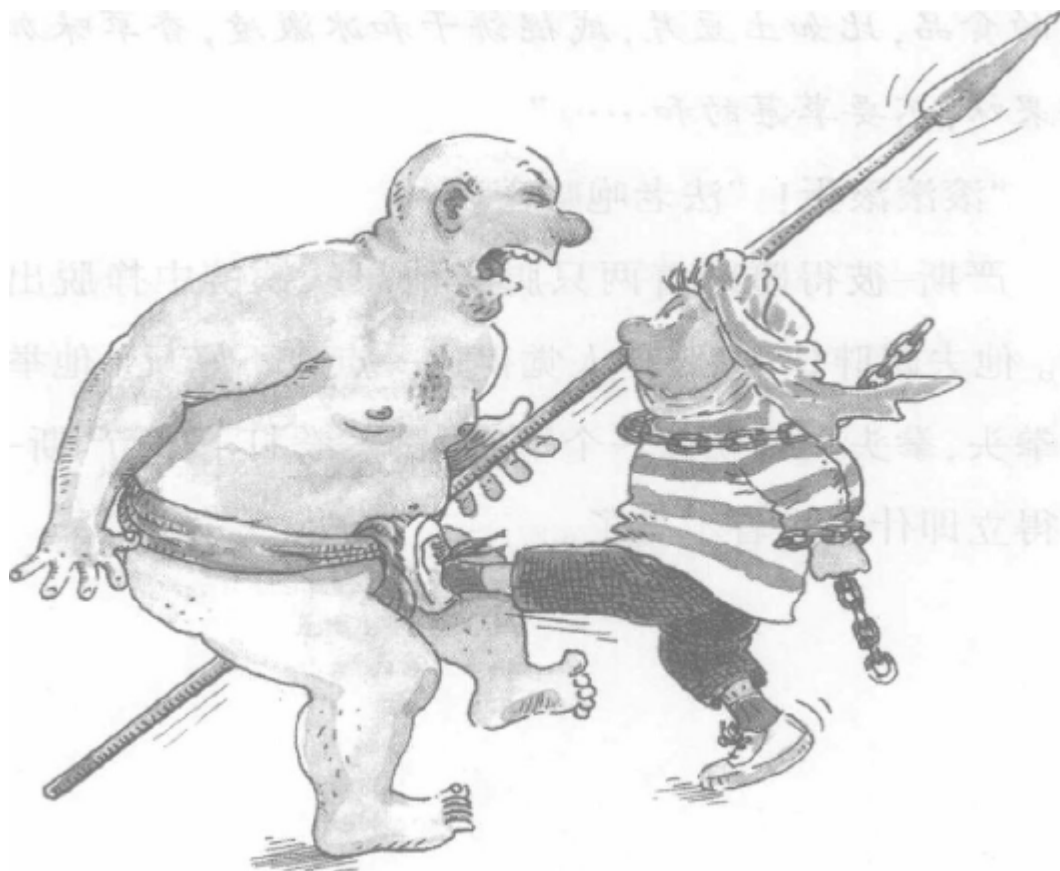
长矛尖又顶在了严斯-彼得的脖子上。

法老给他的手下一个手势,说:“把他锁起来,明天去喂鳄鱼。”

严斯-彼得立即被抓住,被高高地举起,双手被扭向背后。

对于法老事情已经结束,可是对于看不见的小人事情还没完。

“你自以为很聪明,对不对?你这个神!那谁给你修



理宇宙飞船呢,如果你让人把我处死?”

一根铁链将严斯-彼得的胸部捆紧,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神圣的国王嘟囔着,往地上吐着口水,然后恶狠狠地说:“好,我给你一天时间。如果你修不好飞船,我就叫鳄鱼吃了你。”

“两天!”看不见的小人要求,“除此,我要我的家具,扶手椅,收音机,你老婆那件漂亮的衣服和一些像样的食品,比如土豆片,威棍饼干和冰激凌,香草味加芒果味,不要草莓的和……”

“滚滚滚蛋!”法老咆哮着。

严斯-彼得蹬踹着两只脚,他想从铁链中挣脱出来。他去踢胖仆人,胖仆人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玩。他举起拳头,拳头大得就像一个平底锅。一拳打下来,严斯-彼得立即什么也看不见了。



饥饿的鳄鱼

严斯-彼得的头嗡嗡作响,他感到恶心,他嘴里的味道就像刚吃完一只沾芥末的死猫,或者带驴奶的不新鲜的鳄鱼肝。

他不敢睁开眼睛,他怕这场噩梦愈演愈烈,这一定是场噩梦,他和看不见的小人被困在奇阿普斯时期的埃及,但是这里的人却和严斯-彼得生活中的人一样,残暴的奇阿普斯法老和有一双汗臭脚的体育老师沃尔克先生一样,他的妻子和有一双罗圈腿、一个大臀部的卡茨老师一样。

如果严斯-彼得现在能说话,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糟糕,甚至还很有趣。他现在全指望看不见的小人了。而看不见的小人现在正十分得意,他反正不会去喂鳄鱼,因为谁也看不见他。

严斯-彼得很希望他现在醒过来的地方是在家里,有那么一刹那他的这个愿望几乎就成了现实。他用右眼闪动了一下,竟然看见了尤莉亚,他的尤莉亚,他的亲爱的、漂亮的和无法靠近的尤莉亚,她有番茄酱色的头发和蓝绿色的眼睛。

可是她身上只裹着很薄的一块布,她的头发很温顺地盘在脑后,要不然她会显得很狂野。

她跪在地上,可是她并不在打扫自己的房间,而是在擦飞船的地板。

现在严斯-彼得把两只眼睛都睁开了。他坐在扶手椅里,收音机也在这。严斯-彼得不再被捆绑,但是在飞船的出口处却站着卫兵。

看不见的小人在他耳旁小声说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是不是很像尤莉亚?”

“是的,这怎么可能呢?”严斯-彼得想。

看不见的小人知道严斯-彼得的想法就和自己的一样。

“漂亮的女孩和妇女在任何时代都长得一个样，”看不见的小人非常自信地说，“她是清扫队的一员，她们的任务是把飞船擦亮，好让飞船起飞时发出美丽的光芒。神圣的奇阿普斯还是希望你来修理飞船。你是宇宙中最棒的机械师。”

“可……可是我根本就不会。”

“谁说的？我知道你很笨，你连一个韩国的小闹钟都调不好，更别说修理飞船啦。不过，不要紧，你还有我呢，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到目前为止你的计划总带来很多麻烦。”

“噢，你还挺忘恩负义的。像你这个年龄的小男孩有谁和一个法老玩过17点和4点？你赢得金字塔都多亏了我。”

“那好。也许在下一个跳蚤市场上我可以把金字塔卖掉。不过首先咱们得离开这儿。”

这时埃及的尤莉亚看了严斯-彼得一眼。

“噢，你现在正被人监视着。我把你的伤口已经包

扎好。”

严斯-彼得摸了摸头,真的,一定是让那个胖卫兵重重地打了一下。

严斯-彼得想问她叫什么,可是看不见的小人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认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严斯-彼得触摸了一下姑娘的脸,他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或者这只是一个梦。

看不见的小人突然莫名其妙地说:“我爱你, 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美丽的姑娘。”

严斯-彼得满脸通红,不知道是由于生看不见的小人的气,还是由于害羞,不管怎么说他的脸在发烧。

“我也爱你,”她说,一边歪着头微笑,“你脸红的时候特别可爱。”

严斯-彼得还没来得及品味这一切,看不见的小人不愿多等,就又抢在他前面说:“太好啦。如果你也爱我,那你一定会帮我一个忙,对吗?”

她积极地点了点头,说:“所有的忙我都帮。你救了我的父亲,他就是那个吹号的人。我已经属于你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亲爱的?”

严斯-彼得从来没有进过宇宙飞船,他本来对此也没有兴趣。他拼命地盯着埃及姑娘看,她是那么美丽,让他都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干脆留下来好啦,和她在埃及生活,然后……

看不见的小人打断了严斯-彼得的思路。

“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被送去喂鳄鱼!你忘了?”

严斯-彼得摇摇头,这样的事哪能忘。

“你叫我为你做什么呢,亲爱的?”埃及的尤莉亚温柔地问。

“我们需要王后那件镶有金线的白衣服,你去把它偷来或者随你怎么做,只要把它搞来就好。”

一时间尤莉亚有些不知所措。

严斯-彼得不高兴地埋怨道:“你疯了,你让她去冒险!”

“严斯-彼得!是咱们自己有危险!咱们的时间有限!”

尤莉亚的脸色变得苍白,她的嘴唇看起来更薄了。严斯-彼得看出来她害怕了,可是她还是点了点头。

“你救了我的父亲,我去给你把王后的衣服拿来。”

这对我来说并不难，我的一个女朋友在王后的洗衣房工作。”

严斯-彼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由于激动他在埃及的尤莉亚的脸蛋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这回她的脸红了，羞答答地跑出了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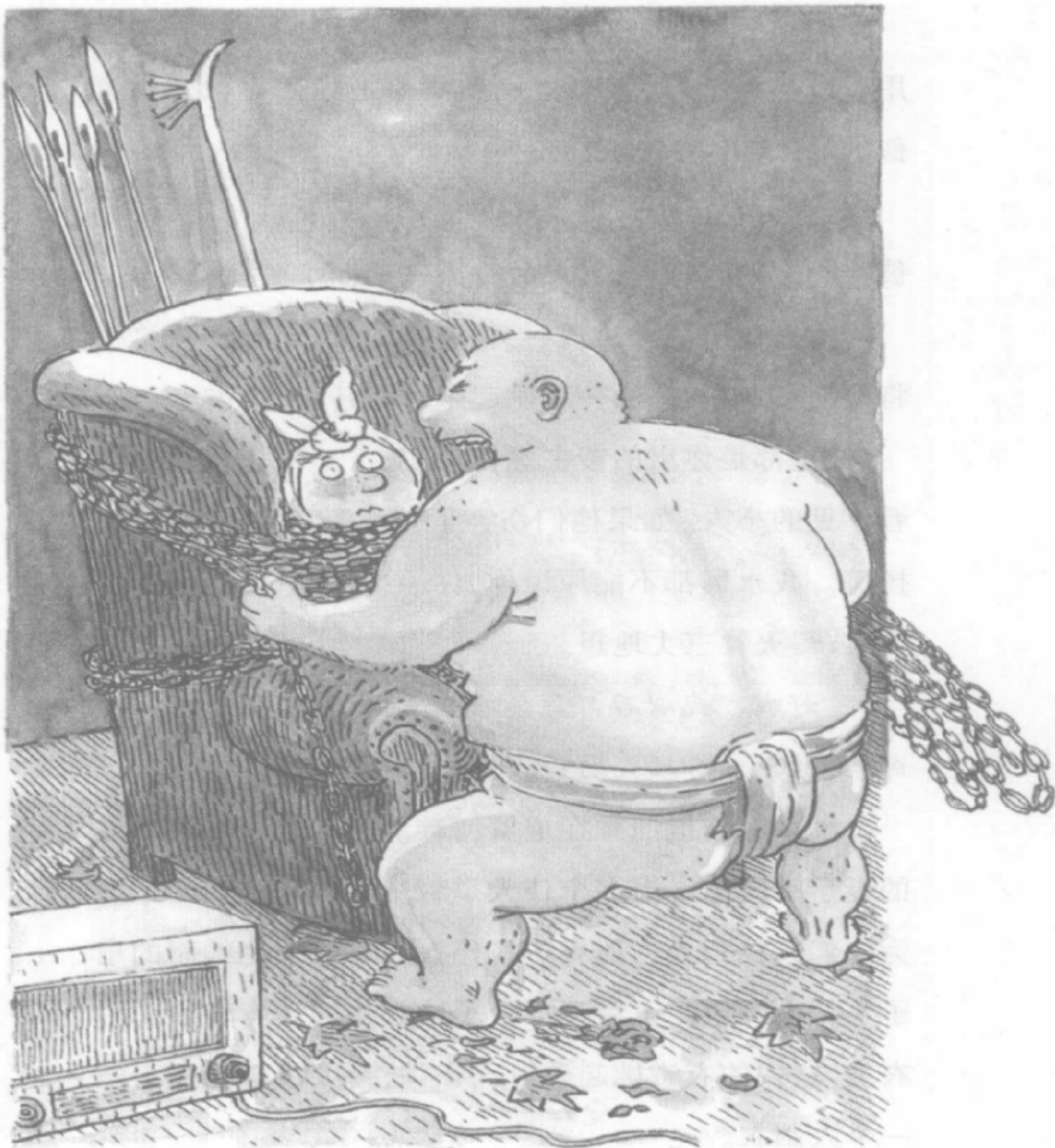
门卫没有阻拦她，因为她只不过是个清扫女工。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焦急地等待着。

严斯-彼得对宇宙飞船的那许多开关和按钮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整个身心都在尤莉亚的身上，可是他并不知道她叫什么。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回来。

来的反而是胖卫兵，严斯-彼得担心再挨他一个耳光，不过没有。胖子手里拿着铁链，他系了系腰带，打了一个嗝儿，说：“在洗衣房里抓住一个女孩，她想偷王后的衣服。她将被送去喂鳄鱼。神圣的国王命令你去观看。”胖卫兵狰狞地笑了笑，手中的铁链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接着说：“国王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严斯-彼得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敢动。胖卫兵又用铁链把他捆好,大笑着说:“我要把你捆得像个包裹似的。”

当严斯-彼得被捆得不再能动以后,胖子把严斯-彼得腿上的收音机抓过来,也用铁链捆了个结结实实。

然后走来两个挑夫,他们将扁担穿进铁链,就这样将严斯-彼得和东西一起挑起来,从房间走出去。

“这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看不见的小人。如果他们伤害了尤莉亚,咱们从此分道扬镳。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你,你……你……你……”严斯-彼得火冒三丈地想。

“好啦。我以后只说你希望说的,我也不再掺和你的事,你什么都比我明白。”

太阳无情地照耀在尼罗河畔。只有奇阿普斯和他的妻子有阴凉,十多个仆人举着一个像帐篷似的东西为他们遮挡阳光,还有一些仆人用彩色羽毛编制的扇子为他们打扇。王后又穿上了她心爱的镶有金线的白衣裳,这样的衣裳她起码有五十件,一大堆裁缝只为她一个人制衣。

鳄鱼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它们快活地互相追逐,河水像开了锅似的,鳄鱼都在努力争得一个好位置,以便分到尤莉亚的一块好肉。

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站在一块飞毯上,飞毯受法老的遥控。他力图用这种方法展示他的权力,让所有的人都惧怕他。飞毯飘浮在离水面5米的高度上。

贪婪的鳄鱼都争着爬到其他鳄鱼的背上,它们想从那里往上跳,去接近尤莉亚,可是它们还是无法够到她。

奇阿普斯玩弄着遥控器,他让飞毯忽上忽下。现在飞毯就在鳄鱼的脑袋上打圈圈,甚至能碰着头探得高的鳄鱼。

这时奇阿普斯开始让飞毯慢慢倾斜,尤莉亚再也站不稳。

严斯-彼得终于被挑夫挑到了法老跟前。法老让他看这场游戏,一边问道:“怎么样?你喜欢吗?”

尤莉亚大喊着:“严斯-彼得,我爱你!对不起,我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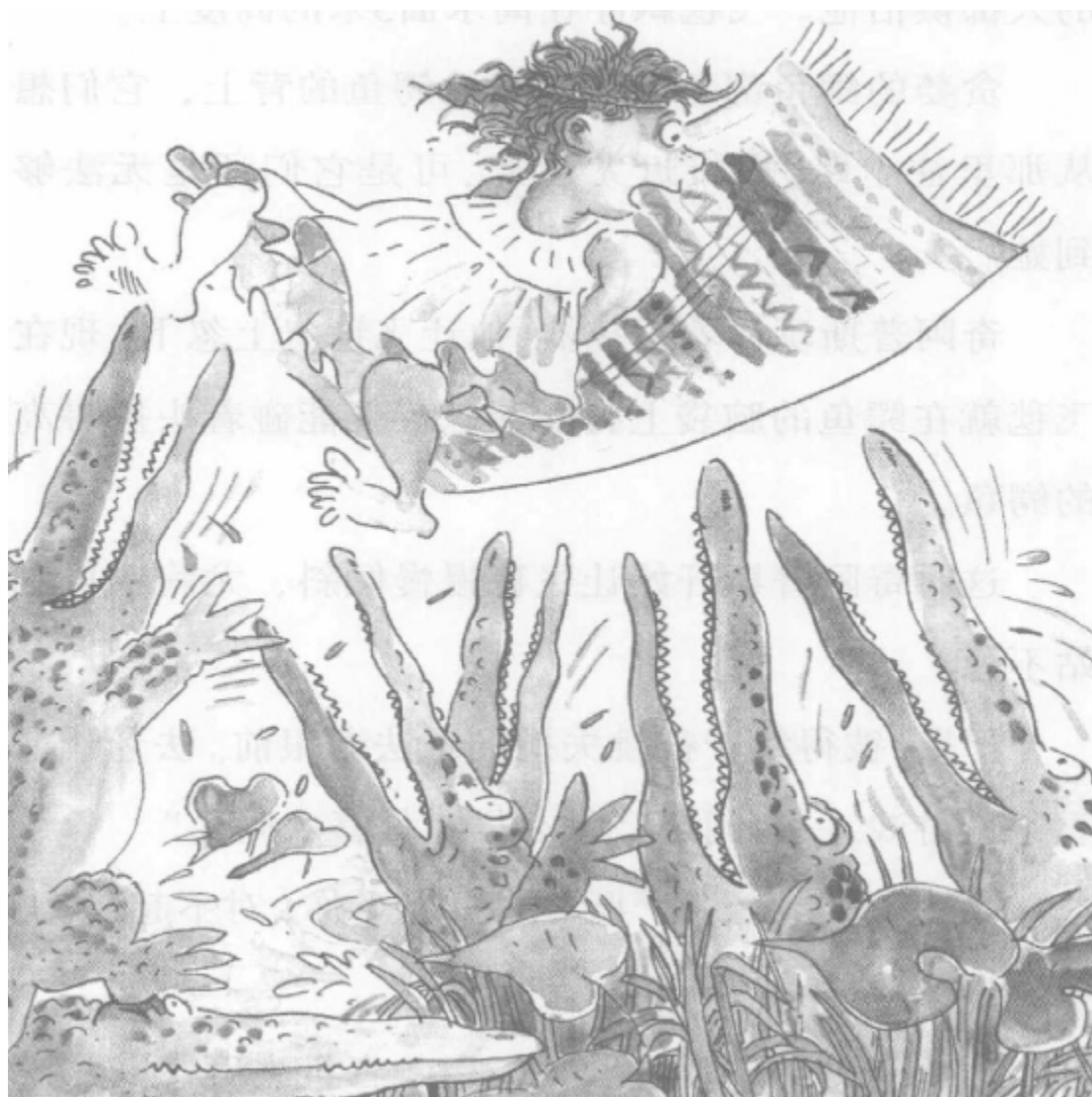
严斯-彼得恨不得跳起来,用收音机去砸法老的脑

袋,可惜他被绑得死死的。

看不见的小人大嚷道:“让我去,奇阿普斯!你放了她!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自愿跳下去喂鳄鱼!”

奇阿普斯怀疑地看着严斯-彼得。

“你真的愿意?”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她。这你不懂。”

“我的天，好浪漫哟！”高贵的王后叹息道。

奇阿普斯示意，严斯-彼得的铁链被解开了。

“你真的愿意？”

“还用说嘛！”

这时王后走到严斯-彼得面前，她差一点将他整个人拉出扶手椅，她紧紧地抱住他。“谢谢，”她小声在他耳旁说，“谢谢你没有把宇宙飞船修理好，我知道你冒了多么大的风险。”

“你看，世上还是有真正的男人！”看不见的小人不无骄傲地说。

“救命！”尤莉亚惨叫道，“我就要滑下去啦！”

严斯-彼得想去救她，可是，第一，他们之间至少有20米的距离；第二，下面的鳄鱼都在张着嘴；第三，王后还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继续用深受感动的声音说道：“我愿意遵守诺言，我虽然不知道你要我的衣服做什么，但是我应该

给你。”

她将一个小包裹夹在了严斯-彼得的腋下,说:“拿去吧。我还有足够的。”

尤莉亚眼看就要掉下去了,她的双腿已经滑出飞毯。一只巨大的灰色鳄鱼正在向上蹦。她感觉到它就在她的膝盖旁喘气,然后它又跌落到水中。在她身下起码有20只鳄鱼张着大嘴。

严斯-彼得将王后的衣裳套在头上,看不见的小人欢呼道:“尤莉亚,我们来了!”

一只扶手椅就在莫名其妙的法老眼前飞过了尼罗河。尤莉亚跳进了她心爱的严斯-彼得的怀抱中。因为跳得有些歪,他们两个都差一点掉出来。一直到河的另一边,尤莉亚和严斯-彼得都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尤莉亚掉了下去,掉在了暖烘烘的沙子上。

严斯-彼得眼前一黑。同样,法老的打伞人,国王本人和王后也都眼前一黑,因为扶手椅在河的那一边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只有尤莉亚的叫声还能听见:“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



然后寂静吞没了一切。

嚓嚓咔咔，严斯-彼得的脑子里开始晃动，耳朵里发出轰鸣声。一切都变暗了，过了一会儿又明亮起来。

严斯-彼得的手指紧抠住扶手椅。“尤莉亚！”他猛的一叫，声音传播器起作用了，他的声音恢复了！

有人在扯他头上的那块布，严斯-彼得睁开了眼睛。

尤莉亚！尤莉亚在哪儿？

在他面前站着凯亚阿姨。

“他在这儿！他准是在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的上帝，可把我们急死了。”

妈妈也来了，她用手摸了摸严斯-彼得的额头。

“孩子，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这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旧东西。但愿你不要生病，你的头很烫。”

“上楼吧，就等你吃晚饭了！有烤肉卷呢！”凯亚阿姨说。

严斯-彼得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的关节有些僵硬，口中有些发干，其他一切都好。

“我不饿，”他很礼貌地说，“我还得做作业，我回我的房间了。尤莉亚也许来过电话吧？”

妈妈在她儿子身后摇摇头。她可以肯定，她的儿子在生病，他不想吃饭，只想做作业。而且尤莉亚根本就没来过电话。

回到他的房间，他立即拿起笔，他恨不得把这一切都写下来。让卡茨老师大吃一惊。

严斯-彼得的钢笔尖干了，这一定是敞着放了很长时间的缘故。幸好严斯-彼得有两支钢笔。

关于法老时期的埃及,他的作文是这样开的头:

首先有一点要说明,现在金字塔都归我所有,在玩17点和4点的游戏中,我把它们赢了过来。

“太棒啦!”看不见的小人哈哈大笑着说,“把事实写出来。如果你在做作业中还需要帮助,就告诉我一声,我很愿意帮你。”



挚友尤莉亚

严斯-彼得今天很倒霉。他睡眼惺忪地到了学校，书包里放着他有生以来最长的一篇作文。可是卡茨老师今天偏偏没有来，为了她他才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卡茨老师吃坏了肚子，替她上课的是沃尔克先生。

沃尔克只相信可以证明的东西，他要求一切都可以检测。对他来说不存在看不见的人，也不存在神或鬼。他不相信有圣诞老人，有圣尼古拉或者复活节兔子。

他点中了严斯-彼得，让他宣读自己的作文。对此严斯-彼得本来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他迟疑了一小会

儿，因为有番茄酱色头发和蓝绿色眼睛的尤莉亚还没到，平时她从来不迟到。

“怎么回事？”沃尔克问，“你为什么还不开始？你没有做作业吗？”

这时尤莉亚走了进来。她穿了一件新衣服，可是现在已经脏了，两个大男孩把她推倒了。

她向沃尔克先生告状时还在生气。

他却让她坐下。

“你最好让她知道你在维护她！”看不见的小人轻轻地嘱咐道。

严斯-彼得认为，这一次小人倒是没有错，可是该怎么去做呢？

“快呀，胆小鬼。抢在别人前面，不然她会爱上别人的。”

“你叫我说什么呢？”

“你怎么这样害羞！这是一次露脸的好机会！告诉她，不要为这件难看的衣服伤心，它不适合她。告诉她，这件衣服就像你妈妈上星期扔进垃圾桶的桌布那么难看。”

严斯-彼得思忖,这样安慰尤莉亚究竟好不好。

尤莉亚坐到位子上,她还在擤鼻涕,撅着嘴。

严斯-彼得觉得她这样特别好看。她什么时候都好看,无论生气、伤心还是高兴。

“怎么样?”沃尔克先生有意挑衅道,“这位先生准备好了吗?或者想好了开脱的理由?”

严斯-彼得根本没有好好听,他还在思考。

“喂,严斯-彼得!我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你又在和你那个看不见的小人聊天?”

严斯-彼得点点头,向尤莉亚招了一下手。

“我和看不见的小人去过埃及了。”

沃尔克先生睁大了眼睛,眼珠子差一点掉出来。

“还有呢?”他不怀好意地问,“看不见的小人不会反对你向我们朗读你的作文吧?”

“不会。他只是希望我先向尤莉亚说,她的新衣服……”彼得咽了一口吐沫,“嗯,我现在说出来吧。”

沃尔克先生俯下身。尤莉亚也很感兴趣地看着严斯-彼得。

“……对,特别好看,她穿着美极了。”

班里的一些人,尤其是男孩,觉得严斯-彼得的这句话十分可笑,他们指着严斯-彼得大笑起来。

“你在撒谎!”看不见的小人骂道,“我不是这样说的!你是个撒谎的人!你看见后果了吧!现在全班都在笑话你,你活该!”

红鼻头的罗尔夫喊道:“他爱上尤莉亚了!”其实他自己也爱上了尤莉亚,可他情愿吃下他的金仓鼠或一条蚯蚓也不愿意承认。

“现在给我安静!”沃尔克先生命令道。然后他向严斯-彼得做了一个手势:“朗读作文吧,快!”

严斯-彼得站直了身体,他要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尤莉亚。她涨红了脸在洗耳恭听。

“首先有一点要说明,现在金字塔都归我所有,在玩17点和4点的游戏中我把它们赢了过来。当时我有17点,法老有两张8,他又抽了一张11,他输了。”

严斯-彼得喘了一口气,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让这么多的人注意过。有几个同学屏住呼吸,随时都有晕倒的可能,尤其是红鼻子的罗尔夫。

沃尔克先生也在掐自己的上臂,好知道这是真的

还是在做梦。

严斯-彼得从飞毯、金字塔修建讲到他要修理的宇宙飞船。

沃尔克先生痛苦地呼出一口气。

“够了！”他叫道，“立刻停止！”

尤莉亚不同意，“继续念！”她喊道。

有几个同学甚至鼓起了掌，这么动人心弦的作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过去绝大多数人读的作文都是抄来的。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奇阿普斯法老和他的妻子都是神？”沃尔克先生想设一个陷阱。

严斯-彼得摇摇头说：“不是，他的妻子不是，只有他是。”

沃尔克先生不让彼得继续朗读下去。他向全班解释说，这一切都不对，因为那时的埃及还没有骆驼，最多只有驴子。

对此严斯-彼得感到好笑，他虽然暗自发笑，却什么也没说，他不想无缘无故地惹沃尔克先生生气。

但是看不见的小人又像在埃及常常做的那样，抢

过严斯-彼得的话头。

“请问,是谁到过那里?是您还是我?”

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只有沃尔克先生脚上的味道在蔓延。

他叫严斯-彼得离开教室,让他在外面想一想,好学生应有的举止是怎样的。

看不见的小人也跟了出来。

“等着,我也出去。怎么样,我做得不坏吧?咱们两个自由了,他们还得继续受沃尔克先生的折磨,都怪他们太听话,从来不敢针锋相对地回答问题,这群白痴。”

严斯-彼得却在想,他该不该把自己的作文交给生病的卡茨老师,她肯定欣赏他的作文。

放学以后严斯-彼得陪尤莉亚回家,她怕大男孩再对她推推搡搡。

果然他们已经等在公园旁的橡树下。

他们不怀好意地笑着。

严斯-彼得还没来得及说话,看不见的小人已经为他喊了出来:“快跑,尤莉亚!我来教训他们两个。尤莉亚,你快跑。我拦住他们,把他们打败。”



尤莉亚拔腿就跑。“谢谢！”她还没忘记说，“谢谢！”

严斯-彼得已经没有退路，两个大男孩加在一起虽然顶不上半个严斯-彼得那么聪明，但是至少有两个严斯-彼得那么强壮。他们举起拳头，像在拳击台上那样跳来跳去。

“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样的情形？”严斯-彼得指责看不见的小人，“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呢。”

“我是啊，我很愿意替你挨打，可惜没有人能看见我，我是一个看不见的小人。”

话还没有听完,脸正中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严斯-彼得大哭起来。

“我给了他鼻子一拳!”一个对手叫道。

严斯-彼得的眼前冒着金花,他已经看不见东西,他用双手挡住头。

这是他一生中挨揍最厉害的一次。

他被打得昏昏沉沉,突然听见尤莉亚的喊声:“你们这两个胆小鬼!只会欺负比你们小的人!你们自以为得意!现在我要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我有义务提醒你们,我会日本长棍和太极拳。”

两个男孩大吃一惊,就毫无抵抗地让尤莉亚救出了严斯-彼得,她把他带走了。

当他回到家,趁家中无人,往脸上敷了冰块,然后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不想让妈妈看见。幸好她在凯亚阿姨那里。

看不见的小人小心翼翼地一声不吭。

然后电话铃响了,是尤莉亚打来的。她告诉严斯-彼得,她认为他非常勇敢。她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值得爱的小伙子。你的作文我也认为棒极了。”

尤莉亚挂断电话半天了，严斯-彼得还握着听筒坐在那儿发呆。

“她说你是一个值得爱的小伙子，是个英雄。”

“是你吗，尤莉亚？”

“不是。是我，是你的第二个我，是你的那个优秀的一半，是你的勇敢的影子。你还生我的气吗？”

“怎么不生气！”

“可是，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这个看得见的笨蛋。你得到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我！”

爱上尤莉亚

杨曦红 译





嫉 妒

这几天,尤莉亚总是怪怪的。只要严斯-彼得朝她看,她就会把目光移到别的地方,有时脸上还微微泛起红晕。严斯-彼得早已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尤莉亚天天都过得快快乐乐。所以,他要征服她的心,他对尤莉亚实在是着了迷,爱她爱得发狂。严斯-彼得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尤莉亚。

前段时间,严斯-彼得送了她一张他自己的照片——镶在一只木镜框中,一枝他亲手偷摘的鲜花,一块果仁巧克力,一块心形橡皮,一根从养鸡场搞到的鹰

的羽毛,还有一首自己抄录的诗歌。

今天严斯-彼得给尤莉亚带了一只内装玩具的巧克力蛋。当然,送她礼物可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她会拒收。所以,他每次都是在早晨上课前,悄悄地把礼物放在尤莉亚的座位上。

尤莉亚总是装出压根儿不知道是谁送她礼物,可在收到镶嵌着照片的镜框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此时此刻,尤莉亚把手放在凳子底下,打开了巧克力蛋。数学老师莫斯欣正站在黑板前写写画画,看上去在讲什么重要的内容,因为他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但是,严斯-彼得可没时间理会数学,他向前倾着身子,脖子伸得老长,看尤莉亚对得到的玩具是不是感到惊喜。

倒霉,蛋里装的是7个汽车零件,拼装起来是辆赛车。

尤莉亚叹了口气,她可不喜欢汽车这种无聊的东西。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把车装起来。这可不太容易,零件太小,轮子很难插进孔中。

严斯-彼得扭着身子,怪模怪样,引起了莫斯欣老师的注意。

“你掉了什么东西？”莫斯欣老师和蔼地问。

严斯-彼得对他的问话毫无反应。

“要我帮忙吗？”莫斯欣老师继续友好地问道。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插嘴说：“还等什么，严斯-彼得？你想等格特或者汤姆去帮尤莉亚吗？还不过去帮她把车子装好？快行动，赶在别人前面。”

但严斯-彼得不愿再听看不见的小人的话了。

严斯-彼得以前曾和莫斯欣老师讨论过有关看不见的小人的话题。莫斯欣老师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个看不见的小人，那只是严斯-彼得自己臆想出来的。他还说，因为严斯-彼得太腼腆，所以没有知心朋友，没办法，只得虚构一个出来。

严斯-彼得咬着嘴唇，一脸不高兴：“滚开，看不见的小人！莫斯欣老师说了，如果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你就会自动消失的。”

“是，也许会这样。问题是你没有任何朋友，因为你只是个笨蛋，胆又小嘴又馋。”

“我不是胆小鬼！”

“那你为什么不去帮帮尤莉亚呢？你早就看到她装

不好那辆赛车。不过，我要求求你，求求你别去帮她。你有我呢，还要其他朋友干吗？有个女朋友更累，你对她又不能像对我那样，想骂就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严斯-彼得身体向前伸得更长。只见尤莉亚歪着嘴，两只大拇指抵着车身的下部，使劲想把零件插入车中。这时，塑料零件断了，锋利的尖角划破了尤莉亚右手的大拇指。

“哇！”她痛得大叫一声。严斯-彼得突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从凳子上砰地摔到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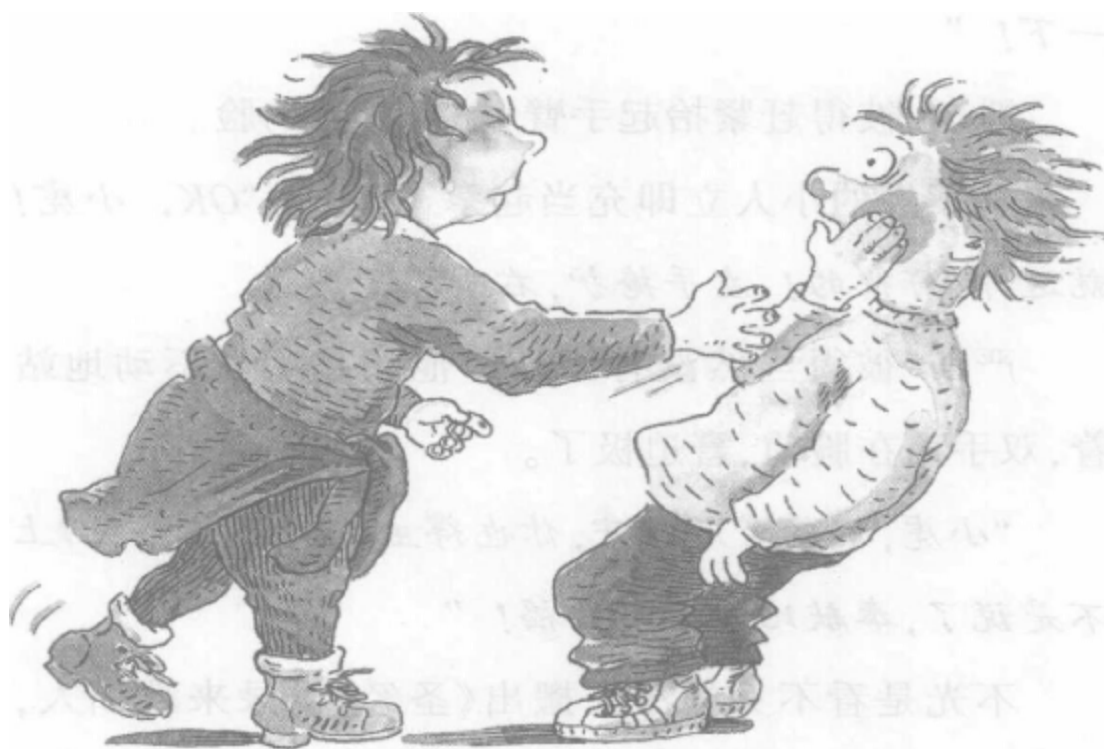
尤莉亚举着流血的大拇指直喊：“哎哟！好痛！嘿，真倒霉！”

“快！”看不见的小人大叫一声，“别发傻啦！快去救她！拿出点英雄气概！用嘴去吮她手指上的血！”

现在，莫斯欣老师也认为他写在黑板上的那些东西比不上眼下发生的事情重要了，他快步冲向严斯-彼得和尤莉亚。

莫斯欣老师摇晃着严斯-彼得：“放开尤莉亚，严斯-彼得！你怎么可以在上课时咬女同学的手指！”

尤莉亚把自己的大拇指从严斯-彼得的嘴中抽出



来。只听他的嘴唇发出喷的一声，像极了亲吻时发出的声音。

尤莉亚收回手，扇了严斯-彼得一记耳光。尽管莫斯欣老师觉得她这么做不太好，但他能理解。

严斯-彼得一下子蒙了。他的尤莉亚！长着蓝绿色的眼睛和火红色头发的最棒的尤莉亚，刚才居然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尤莉亚狠狠地瞪了严斯-彼得一眼。

“隐蔽！”看不见的小人大喊一声，“小心她再扇你

一下！”

严斯-彼得赶紧抬起手臂，护住自己的脸。

看不见的小人立即充当起拳击教练：“OK，小虎！就这样，好样的！左手掩护，右手出击！”

严斯-彼得当然没有冲动，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双手挡在脸前，窘迫极了。

“小虎，不能老是防守，你也得主动出击。《圣经》上不是说了，奉献比索取更幸福！”

不光是看不见的小人搬出《圣经》语录来教训人，汤姆也在起哄：“严斯-彼得，把手拿开！如果有人打了你左脸一记耳光，那么你应该把右脸也伸过去，难道你忘了《圣经》上说的话了吗？”

严斯-彼得放下手，想向尤莉亚道歉，尽管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该道歉。

这时莫斯欣老师把严斯-彼得推到教室门外，说是让他在外面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

严斯-彼得双手抱在胸前，非常气恼地站在门前。“如果你下次再让我这么狼狈，我告诉你，看不见的小人……”

“我可没有让你这样，严斯-彼得。是汤姆，还有格特，他俩和你一样都疯狂地爱上了尤莉亚。”

“我没有爱上尤莉亚！”

“没有，你当然没有。你不过是每天送她一点无聊的小礼物，你不过是老想着她，傻傻地盯着她看，好像她是个圣女。你冷落我这个和你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你的第二个‘我’。可你居然还说自己没有爱上她！”

严斯-彼得紧紧抿着嘴唇，他真的不愿再和看不见的小人说话，一个字也不想说。

“对付女孩我特别有本事，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计谋都透露给你，还可以教你如何讨女孩的欢心……”

“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混蛋！我不要听！”

严斯-彼得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坐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这时，卡茨老师正好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她同情地朝严斯-彼得微微一笑，轻轻移开他捂住耳朵的一只手。

“嗨，说悄悄话的看不见的小人又在对你说话啦？”

严斯-彼得点点头。

卡茨老师自以为是他的好朋友，他可以向她倾吐一切。她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严斯-彼得发烫的脸颊，说：“看你的脸通红通红，可别发烧喽。”

卡茨老师想安慰一下严斯-彼得，而且，她差不多已经做到了。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又开始轻轻地说起话来，当然只是在严斯-彼得的脑子里说。

“我刚刚透过窗子往教室里看了一眼。你知道现在



谁在帮尤莉亚拼装那辆赛车吗？汤姆还是格特？对了，是汤姆。格特在给她包扎大拇指呢。”

“你怎么了，孩子？”卡茨老师问道，“看上去你随时都会晕倒。”她边说边在她的包里翻找随身带的止痛药。接着，她还让严斯-彼得喝一口她杯里的咖啡，问他：“要不要吃片药？要不，我看还是叫医生吧。米歇尔大夫一叫就到。”

“汤姆正在问尤莉亚，愿不愿意和他一起走？”

“不要这样，笨猪！那家伙令人作呕！”严斯-彼得尖叫起来。

这下卡茨老师勃然大怒，咖啡都洒出了杯子，“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首先我不是笨猪！其次，米歇尔大夫也不令人作呕，而是个大好人。还有第三，因为你刚才的这句话，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这话你倒是说对了。”严斯-彼得无奈地说。

“现在反正你已经失去了一切。干脆晕倒算了。”看不见的小人建议。

于是，严斯-彼得不假思索地听取了看不见的小人的建议，晕了过去。



游览动物园

严斯-彼得病了,他多么希望尤莉亚来家里看望自己,可是她没有来。米歇尔大夫规定严斯-彼得一周不可以看电视,必须好好睡觉;此外,还要多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

严斯-彼得躺在床上,穿着一身竖条纹的睡衣。床前摆着他的一双兔子拖鞋,时时刻刻提醒他多么讨厌凯亚阿姨。

本来卧床休息对严斯-彼得是大有好处的,但这么一来,他就只能听任看不见的小人的摆布了。因为除了

他，严斯-彼得还能和谁聊天呢？他虽已下定决心，当看不见的小人说话时，绝不理睬他。可真要这么做还实在不容易。

“嗨，真气人，”看不见的小人骂道，“我们只好待在家里，而这时汤姆和格特正围着尤莉亚团团转。你得去找她，赢得她的好感。让她看看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男子汉。”

“我该怎么办呢？”

“邀请她去看电影。”

“连电视都不许我看，爸爸妈妈会让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病了，而你就是我的病根。大家都认为我整天胡思乱想。只要你从我身边消失，我身体就好了。”

“难道你以为，只要你像其他人一样，听不见自己的看不见的小人说话，又笨又傻，你就健康了吗？”

“其他人也有看不见的小人？”

“当然，每个人都有。人人都有自己的影子，不是吗？影子就有点像默默陪着自己的伙伴，我是说，影子不会说话。同样道理，一般人看不到自己的看不见的小人，这不是非常合情合理吗？”

严斯-彼得意识到看不见的小人又在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拖进交谈中,他可不能让他得逞。但是他又能怎么办?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家里,连电视也不准看。

这时,妈妈走进来说:“凯亚阿姨一会儿接你去动物园,她真不错,哦?”

凯亚阿姨!偏偏是她!说真的,严斯-彼得情愿不打麻醉让牙医拔掉一颗牙,也不愿和凯亚阿姨一起去动物园。

严斯-彼得央求妈妈,别让他去动物园。

但是妈妈很坚决:“去动物园游玩,对身心健康大有好处。去吧,乖孩子,让凯亚阿姨看看你多么喜欢她,多么高兴和她一起去动物园。”

“好吧,妈妈,我会的。”

“瞧你现在都成了什么玩意啦!你一点儿都不喜欢她,也一点儿都不高兴和她一起去动物园!告诉你妈妈,凯亚阿姨身上的香水味太难闻了,你放的屁都比她的味道好闻一百倍。”

严斯-彼得紧抿着嘴巴,不让声音发出来。没办法,他还得穿上凯亚阿姨为自己编织的毛衣,上面绣着“妈

咪的小宝宝”。

要是世界上真的有魔鬼,就让它去缠住凯亚阿姨,严斯-彼得真希望这样,就因为这件毛衣,也该让她尝尝地狱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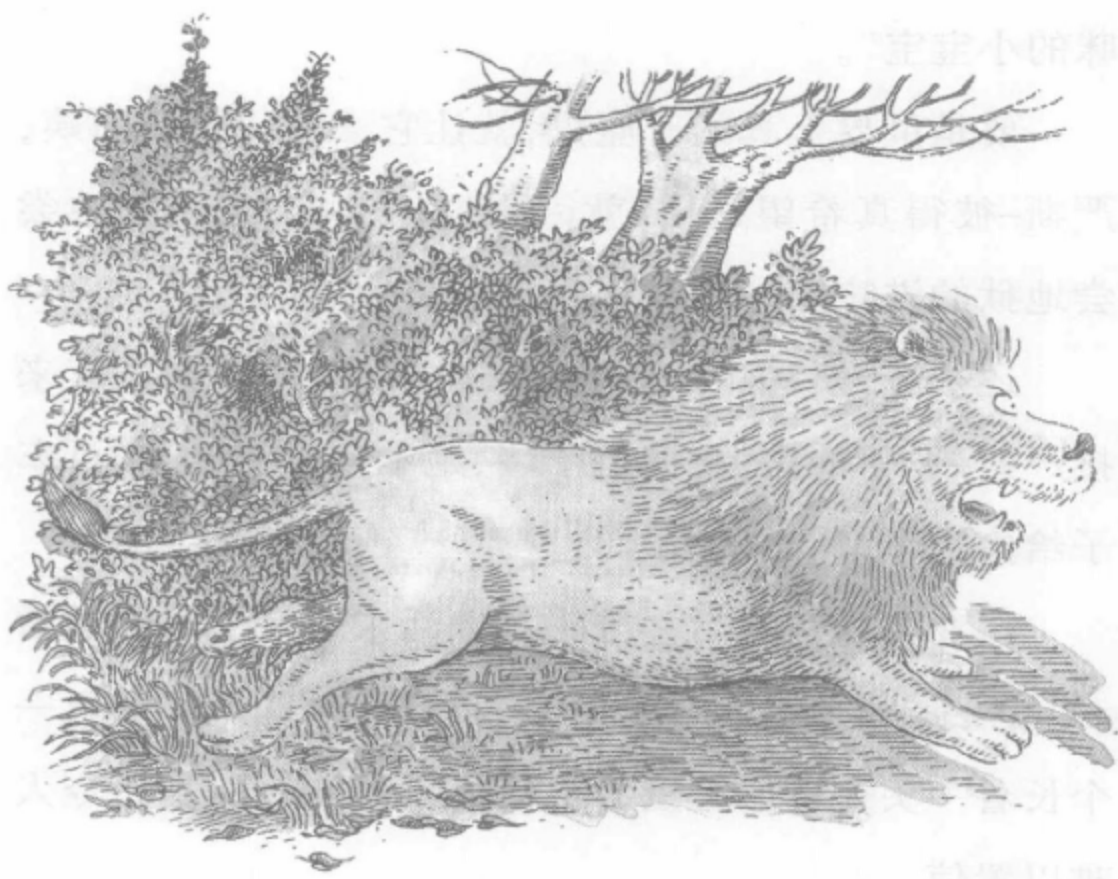
还好,严斯-彼得这次很幸运。凯亚阿姨在开车来接严斯-彼得的路上,撞上了墙,她本人没有受伤,可车子给撞瘪了。

凯亚阿姨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来取消了今天的活动。电话是从一家汽车修理厂打来的,她认识了那里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可爱的机械师,而且未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妈妈拿着话筒直叹气:“凯亚,你可要把握分寸,你肯定没忘记上次发生的事有多可怕。”

严斯-彼得不想继续听下去了,重要的是,他不必再和凯亚阿姨一起去动物园了。现在该轮到另一个家伙常常为这个讨厌的老姑娘生气啦。

这时,看不见的小人不知怎么又从他那堆不寻常的主意中翻了一个出来:“不许你看电影,那你可以邀请尤莉亚去动物园啊。”一边还模仿妈妈说话:“去动物



园游玩,对身心健康大有好处。”

这个主意让严斯-彼得兴奋不已,想想自己和尤莉亚在动物园里,手牵着手站在猛兽馆的铁笼前。也许正好有一头狮子冲出铁笼,他就奋不顾身地救了她。当然,严斯-彼得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发生,更有可能是尤莉亚救了他的命。当然还可能更糟,根本就没有什么狮子破笼而出。

“你觉得她愿意去吗?”严斯-彼得问看不见的



小人。

“哦，你在求我给你出主意？太好啦，非常乐意，我现在就告诉你！她当然会去喽，你的看不见的小人会说服她的。”

“你说你的什么？”

“你的看不见的小人，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对付女孩子我可比你强多啦。”

严斯-彼得认为看不见的小人又在吹牛，只是骗骗他而已。但不管怎样，他就想和尤莉亚一起去动物园。

妈妈没有表示反对。她给了严斯-彼得买门票的钱,还有一根热乎乎的干香肠。

严斯-彼得激动得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甚至忘了脱下那件令人难堪的毛衣。幸亏妈妈在他身后喊:“严斯-彼得,带上外套,看上去天要下雨!”

严斯-彼得一个急转身。噢,外套,没错!他从衣帽架上一把扯下外套。

现在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尤莉亚。他得马上去问问她,否则,他害怕自己会失去勇气。

一路上,严斯-彼得跑得飞快,甚至连汽车喇叭声都没有听到,他长这么大都没跑得这么快过。沃尔克先生,他的体育老师,也从未见过他跑得这么猛。幸好沃尔克先生及时刹住车,否则撞伤自己的学生,岂不让他太难堪?谁都知道他不喜欢严斯-彼得。

一会儿,严斯-彼得就站在了尤莉亚的家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像一头被人追逐、横穿沙滩的海豹一样,呼哧呼哧直喘气。他身上的毛衣直冒热气,腋下露出一大块汗渍,而胸前则是绣着的“妈咪的小宝宝”几个字。

严斯-彼得按门铃时,脸颊红红的。接着,传来一阵

脚步声。噢,是她走过来了。

顿时,严斯-彼得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他闭上眼睛,咬住下嘴唇。

见鬼,我刚才准备好说什么的啊?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我叫严斯-彼得,对,没错,严斯-彼得就是我的名字。我想和尤莉亚一起去动物园。哎呀,我得把话说得动听一些,我得说……

过来开门的是尤莉亚的妈妈,她穿着一件浴衣,满头挂着许多卷发卡,她刚刚在梳妆打扮,准备晚上外出。她瞪大了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担心自己一看到尤莉亚,又会忘记一切,因此他的眼睛一直闭得紧紧的。

“说吧,你这个看得见的傻瓜,快宣布你那些高论吧。”看不见的小人催促道。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严斯-彼得大声说。尤莉亚的妈妈赶紧把胸前的浴衣向上裹了裹,尽管她对这个小淘气用“你”来称呼自己觉得意外,不过听到这话,她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你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你是全世界最棒的!所以,我现在想问你,



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玩！哎，我指的是……愿意去动物园吗？”

“真是笨得少见，睁开你的眼睛！”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喊道。

严斯-彼得就照看不见的小人说的，睁开了眼睛。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见了什么。

尤莉亚的妈妈转身朝着屋内，用嗲声嗲气的语调笑话他：“嗨，宝贝女儿，门口站着一位‘妈咪的小宝宝’，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玩，你说爸爸不会反对吧？”

尤莉亚一脸不解地从自己的房间向门厅看去。

“哎呀，我得赶紧离开这里，再见吧，傻瓜！尤莉亚的看不见的小人会怎么想我呢！你在这里出洋相，可丢脸的不光是你，而是我们两个人，你知道不知道？”看不见的小人说道。

严斯-彼得难堪得恨不得大哭一场，他不停地把一只脚踩到另一只脚背上。

我该怎么办？他在心里问自己。

可脚指头出不了什么主意。

严斯-彼得看见,尤莉亚妈妈的手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向自己伸过来,不过,她不是伸手打他,其实,她挺高兴的。尤莉亚妈妈摸着他的毛衣说:“你是个挺棒的孩子,毛衣是妈妈织的吗?”她边说边把严斯-彼得拉进屋子,手指还搓揉着毛线。“上面的字是你自己搞上去的,对吧?你喜欢这种小玩意?我记得你以前还穿过粉红色的连裤袜(见《与全世界作对》一书),没错,你就是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连点一下头的勇气都没有,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马上就要爆炸了。

“是的,妈妈,就是他。”

尤莉亚的妈妈拍拍严斯-彼得的肩膀:“别害羞,孩子,去,跟尤莉亚说,邀请她去动物园,看在上天的分上,把眼睛睁大喽。”

严斯-彼得咽了一下口水,他开始喜欢上尤莉亚的妈妈,她那么善解人意。

可惜,女儿跟妈妈完全相反,因为她回答:“我不和你去动物园,我要和汤姆去看电影。”

够啦,严斯-彼得转身跑了出去。

“哎，你要去哪里？”看不见的小人责备他。

“走！离开这里！”

“什么？难道你要把这块阵地拱手让给汤姆？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有毛病啦？”

“我受不了了，”严斯-彼得伤心极了，“我想去动物园。”

“一个人？”

“只能是一个人。”

“我可以一起去吗？”

到底有没有可能把看不见的小人关进笼子里？严斯-彼得问自己，要么干脆把他扔给狮子吃掉算了。

“你现在想什么，我可一清二楚！”看不见的小人生气地嚷嚷，声音里没有一丝恐惧，“如果你真的没有了我，那你也就完蛋了，还有谁会给你出主意？不过别担心，我会留在你身边的，我喜欢你。看看我们对尤莉亚还能再做些什么努力。”



动物统帅

严斯-彼得两手插在裤兜中，在动物园里各处游逛，双脚在石子路上蹭得嚓嚓作响，心里则想着尤莉亚坐在电影院里，身旁是牛皮大王汤姆，很有可能他还买了一大包爆米花。

眼前的动物，严斯-彼得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内心正放映着一部电影，一部恐怖片：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尤莉亚的手伸进装爆米花的大纸杯中，这可真是汤姆期待已久的，于是，他非常偶然地把手也伸入纸杯，两人的手指似乎在无意间碰了碰，接下来观看电影时，他



俩就手拉着手了。

“汤姆的手肯定是潮乎乎、汗津津的，”看不见的小人说，“让尤莉亚恶心死了。”

路中间躺着一只空易拉罐，严斯-彼得气呼呼地飞起一脚，把它踢得老远。

“要是她不觉得恶心呢？”

踢出去的空罐掉进了大猩猩卡尔的笼中，它高兴极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严斯-彼得。卡尔就爱玩这种游戏，它兴奋地把罐子扔了回来，正好砸中严斯-彼得的脑袋，他一时头晕目眩。

“连猩猩都讨厌你这种人。”看不见的小人讥讽道。

“这不足为奇啊，”严斯-彼得说，“我都快无法忍受我自己了。”

“我要你看看，我才是你永远的朋友。要是我把尤莉亚从电影院里叫出来，让她来到你身边，你说怎么样？”

“你办不到。”

“我当然能做到。”

“那你怎么做呢？”

“不用你费心。要知道，如果你得不到你的尤莉亚，

那我也就难以见到她的看不见的小人，因为她一直和尤莉亚待在一起，她可是个与自己看得见的朋友永不分开的忠实的看不见的小人。知道吧，她和我一样。”

严斯-彼得无奈地说：“去干你想干的事吧，祝你成功。”

“那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我属于你。”

“一言为定。”

现在总算听不到看不见的小人的唠叨了，至少这一会儿如此，严斯-彼得想。

大猩猩卡尔上蹿下跳，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抓耳挠腮，请严斯-彼得把那只漂亮的罐子扔回来，可惜严斯-彼得不理解它。他想，这些动物都在发疯呢，换了我被关在笼子里，也会这样，我早就逃到外面去了。得不到尤莉亚的喜欢，我痛苦得快成白痴了。

看不见的小人肯定走掉了，要不然他现在肯定又要瞎凑热闹了。“白痴”这个词他经常挂在嘴上，说得最多的就是：“嗨，你是个白痴，真是。不过没关系，我已经习惯和脑子不正常的人打交道了。”

严斯-彼得站在大猩猩笼前,对卡尔说:“你肯定很清楚,不能到你最喜欢的人那儿,心里是什么滋味。你的女朋友现在也许正和其他大猩猩在原始森林里尽情嬉闹,玩得十分痛快,而你却只能待在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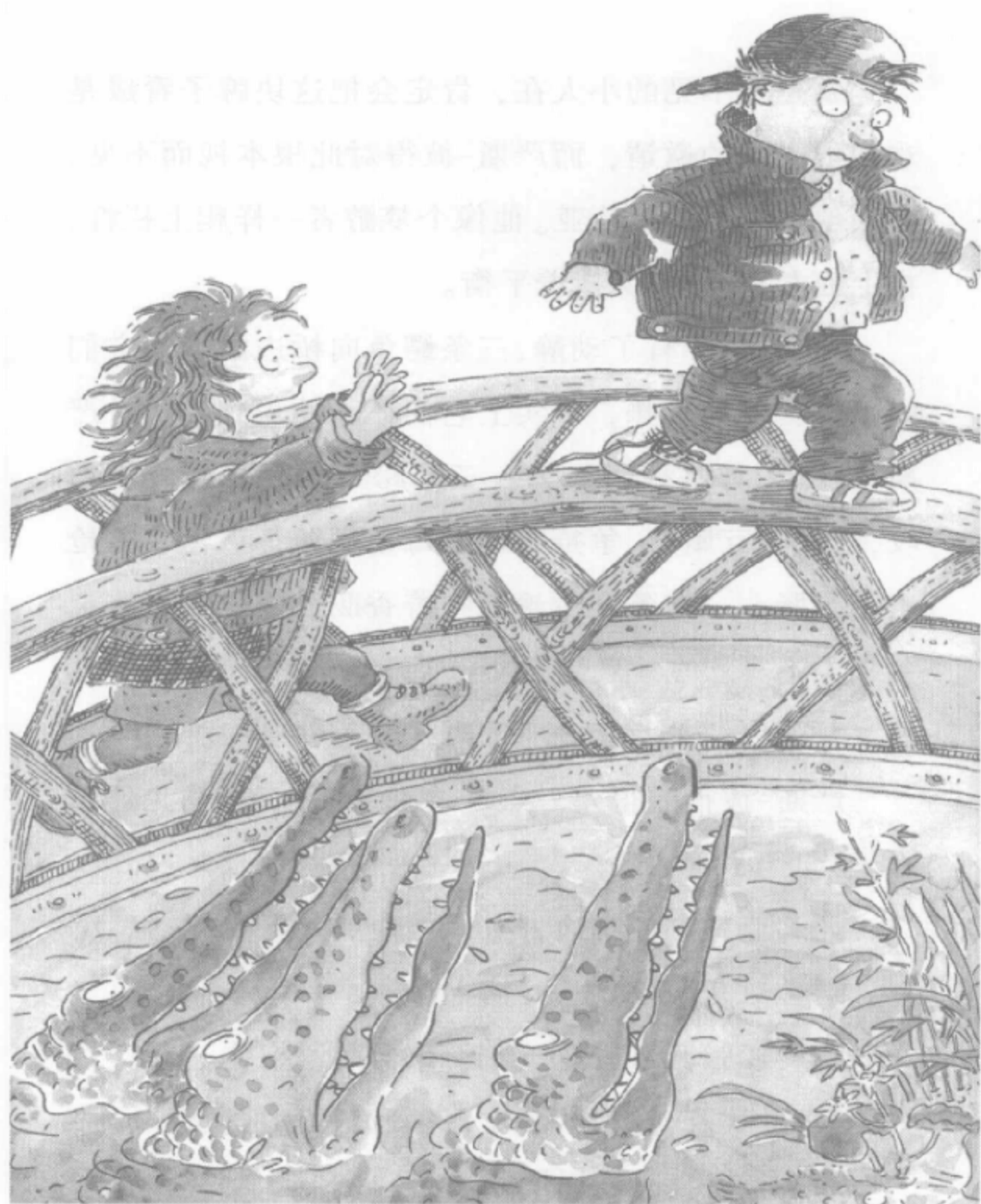
卡尔指指空罐,见严斯-彼得没有理它,就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脑袋。

“对,”严斯-彼得说,“你完全正确,我真的很笨。别人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看电影,而我却和猩猩、看不见的小人瞎聊。”

卡尔也想要这么一件鲜艳的毛衣,它伸出爪子,穿过栅栏一把向他抓去,严斯-彼得赶紧往后一退,避开了,他朝它眨眨眼,然后走开了。严斯-彼得拿出面包和香肠,还有威化巧克力,边走边吃。他无精打采地逛到桥上,这里是观看鳄鱼的最佳地点。桥的栏杆很宽,下面有栅栏,防止游人坠入河中。桥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小心食人鳄!

请勿爬到栏杆外!



要是看不见的小人在，肯定会把这块牌子看成是欢迎他光临的邀请，而严斯-彼得对此根本视而不见，因为他一心想着尤莉亚。他像个梦游者一样爬上栏杆，在上面左右摇晃，保持着平衡。

马上，桥下有了动静，三条鳄鱼向桥边游来。它们嗅到了食物的气味，事实上它们还真的得到了——严斯-彼得的香肠掉了下去。三条鳄鱼同时张开大嘴去咬，它们相互厮打，争抢香肠。每条鳄鱼都认为对方抢走了香肠——有条金鱼趁机叼着香肠溜走了。其实金鱼根本不喜欢吃香肠，它更爱吃面包。

“不要！”尤莉亚一声尖叫，“严斯-彼得，别跳！”

严斯-彼得吓得差一点晕过去。只见三条鳄鱼伸长脖子，向他张着大嘴。

尤莉亚跑到他身边，伸出手，让他跳下栏杆。

鳄鱼对尤莉亚真的好恼火噢。

尤莉亚张开双臂，把严斯-彼得紧紧抱住。

“幸亏我及时赶到，刚才，我突然有一种预感……”

严斯-彼得莫名其妙。

“什么预感？”他茫然不解。

“好像是……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你要自杀。”

“啊？什么？我要自杀？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对你太过分啦，因为我不和你来动物园却和汤姆一起去看电影。你一定要原谅我，我……我这么干就是为了让你嫉妒。”

严斯-彼得张着嘴巴想说话，可又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传来看不见的小人快乐的声音：“瞧，我干得怎么样？她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呵，她内心的声音，那是她的看不见的小人听从了我说的话。”

“但是……我……我没想到要自杀，我……”

“你这家伙，别再把事情搞糟，刚才你干得不错，我差点不相信你还有这个本事。她真的以为你要跳河。”

尤莉亚认为严斯-彼得很在乎自己，她说：“你不必难为情，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我刚才那样对你实在太过分了。”

“快点头，笨蛋。接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吻她。你不会又没刷牙吧？”

严斯-彼得像拔剑出鞘一样,从口袋里掏出威化巧克力,准备用它当作武器自卫。他把巧克力拿到自己和尤莉亚当中。

“要吗?”他问。

尤莉亚点点头。其实,她一点也不饿,但她现在不想拒绝严斯-彼得的任何东西,这可是她一生中吃到的最难吃的巧克力。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吃了下去。

严斯-彼得一声不响地顾自往前走,尤莉亚跟在他旁边。桥下面,鳄鱼满怀希望地跟着他俩。

尤莉亚抓住严斯-彼得的手,这一接触,让他的手臂一下子热了起来。

“你得谢谢我!记住你的诺言,你属于我,我是你的主人,不许忘了。如果你称我一声‘噢,大人’,等等!最好叫我一声‘殿下’,这样会给尤莉亚的看不见的小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时,严斯-彼得停住了脚步,他看着尤莉亚的眼睛,叹了口气。

“尤莉亚,”他说,“我觉得你真好,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你这个胆小鬼!快吻她!”

“但是……我不要你因为可怜我才来陪我。”

严斯-彼得话一说完，一分钟也待不住了，他拔腿就跑。

尤莉亚在背后大声喊他：“严斯-彼得！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还是拼命向前跑，直跑得肚子都痛了，他还是不肯停下来。

看不见的小人朝着他大声说：“真棒，严斯-彼得！真棒！让她在后面追赶！这难道不好吗？你不是常常梦见这样？现在总算有女孩子追着你跑，而不再是你在女孩子后面紧追不舍！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叫我一声‘殿下’了吧？”

严斯-彼得躲到一簇灌木丛后，树叶非常茂密，长满了刺。尤莉亚气喘吁吁，两颊通红，从他旁边跑过。严斯-彼得刚想从灌木丛中钻出来，只见尤莉亚停下脚步，四处张望。

灌木丛中住着一只珍珠鸡，现在，它围着严斯-彼得，一个劲地啄他的鞋带，看来它觉得味道还挺鲜美。

严斯-彼得透过密密的树叶悄悄地看着尤莉亚，他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一边脚还对付着珍珠鸡。珍

珠鸡把鞋带吞了一半下去,结果哽住了,哎,这条长虫子味道好极了。

“快看,”看不见的小人乐得不得了,“她真的不停地追你,和她的看不见的小人不停地追我一样。这说明她非常非常想你,可又不敢承认。快,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就像个征服者那样,像个海盗船长、印第安部落酋长、一名大侠客、一个……”

“你认为她喜欢这样的英雄?”

“不知道。但我肯定,女孩子不会喜欢一个躲在灌木丛后面,鞋带喂鸡的笨蛋。噢!你听到没有?还押韵呢。反正我知道,尤莉亚的看不见的小人喜欢我为她献上的诗歌,所有女孩子都会被打动的。”

“可我不会,她来找我,只是因为可怜我,她不想因为我被鳄鱼吃掉而承担责任。”

“你到底要怎么样?反正别人做什么事你都不满意。”

“我……她一看我,我就会脸红,然后就开始结结巴巴、胡说八道,我真像个笨到家的白痴。”

“要么一切照旧,反正你都习惯这样了,也不必再担心什么。”

此刻,珍珠鸡扑打着翅膀,想把这条长虫子从搭扣中抓出来。但是虫子牢牢缠着不动,珍珠鸡恼火起来。

灌木丛中的响声引起了尤莉亚的注意,那不是严斯-彼得吗?

刚刚汤姆还嘲笑严斯-彼得笨得都能让猪啃掉,现在在他身边猪倒没有,可有一只鸡,正试图把严斯-彼得的鞋带拉下来。严斯-彼得的毛衣被树上密密的刺钩住了,毛线都拉了出来,看上去他就像被一只大蜘蛛张开大网抓住了一样。



珍珠鸡使劲一拽，严斯-彼得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珍珠鸡也掉了好几根羽毛。

尤莉亚向严斯-彼得跑过来。

“严斯-彼得！怎么啦？”

“快，露出微笑！展示魅力！给她看看你对一切应付自如。”

严斯-彼得向尤莉亚笑笑。那只珍珠鸡绕着他的鞋，还在一个劲地啄严斯-彼得的鞋带。一会儿，一大群珍珠鸡闻声赶来。

“它、它喜欢啄我。”严斯-彼得结结巴巴地说。



尤莉亚张开双手，抓住珍珠鸡，把它往后一拉。珍珠鸡很不情愿地松开了那条长长的虫子，朝鸡群逃去。

严斯-彼得羞愧得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做条小虫多好啊，可以在草地上挖洞，要么像看不见的小人那样生活——也很令人羡慕。

天哪，不知她现在会怎么想我？严斯-彼得在心里问自己。看不见的小人马上就给了他回答。

“她啊，在想，你可真是个可怜的小白痴，比她原来想的要笨得多，这可是她的看不见的小人说的，她肯定知道。”

尤莉亚帮严斯-彼得从树枝上扯下毛线，可树枝将毛线缠得牢牢的，令他站立不稳。严斯-彼得干脆脱下毛衣，扔到灌木丛中。

“反正这件毛衣早该进垃圾箱了！”他嘀咕了一声。现在，他肯定很冷，可头上还直冒汗。尤莉亚同情地看着他，千万不能再令他难堪了，要不然，他真的会一头冲进鳄鱼池，让鳄鱼吞掉算了。最好还是让严斯-彼得回家，回到他妈妈身边去。

尤莉亚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能乱说乱动，要不然，

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好主意，”看不见的小人乐了。他老是爱代严斯-彼得说话，不过，有时候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严斯-彼得太糊涂了，一个人往往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看不见的小人动动严斯-彼得的嘴唇，说：“我这是教这里的小动物一些小绝招，你可不能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尤莉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啊？”

“哦，因为其他人不会理解的，他们会因此害怕我。”

尤莉亚听了哈哈大笑：“怕你？怎么会？”

“因为我能同动物交谈，比如与丛林之王泰山说话。”

尤莉亚撇了撇嘴，没说话。

严斯-彼得真想让看不见的小人住口，别再胡说八道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该说什么，所以就随他继续乱说一气。严斯-彼得现在只想早点回家，在妈妈身边痛哭一场。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能够和动物交谈？”

“不能！”严斯-彼得大声说，“当然不能！”

“能，当然能！”看不见的小人紧接着纠正他的话。

“嗨？到底怎么样？能还是不能？”

“不能！”

“当然能！”

“闭上你的嘴巴，否则你就彻底完蛋啦。”看不见的小人劝他。

严斯-彼得紧紧抿着嘴唇，扭头不再理尤莉亚。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对这只珍珠鸡发大火吗？”

噢，求求你，求求你，看不见的小人，别再给我惹是生非啦！严斯-彼得在心里暗暗乞求。

“因为就这只笨鸡总是不守规矩。”

“难道其他珍珠鸡都听你的指挥？”尤莉亚不相信。

严斯-彼得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从这个尴尬中脱身了，他转过身面对尤莉亚，和看不见的小人一起演起戏来。

“是的。他们服从指挥。禽鸟就不用说了，就是狮子、老虎、大象和大猩猩也一样在我面前乖乖地听话。”

这下子，尤莉亚不再以轻视的目光看着严斯-彼得了。她的同情心里已渗进了好奇和兴趣：“我好想看

看噢。”

尤莉亚指着那群珍珠鸡，它们正在啄食谷粒。

“你让它们表演一下。”

“行，表演什么呢？”

“随便什么。”

“好，注意了。”

严斯-彼得紧紧闭上眼睛，真想永远不再睁开。哎，尤莉亚肯定就要笑话自己了。

然而，尤莉亚没有嘲笑他。

严斯-彼得只听尤莉亚一声惊叹：“这不可能是真的。”

“还不睁开眼睛看看，笨蛋！”看不见的小人催促他。

严斯-彼得睁开眼睛，只见所有珍珠鸡绕着尤莉亚围成圈，个个伸长了脖子看着她。

严斯-彼得差一点晕过去，尤莉亚也一样。

“现在给这位公主跳一段舞。”严斯-彼得听到看不见的小人借他的声音在说。

珍珠鸡转着圈，像孔雀开屏一样，抖动着羽毛，然



后扑棱着离开了他们。

“其他的我还没有教会它们。珍珠鸡不太好学，它们的脑子还不及一小块宝石那么大，我是说，不如一粒豌豆大。”

“我要说给别人听，没人会相信，严斯-彼得，这简直神了。”

尤莉亚抓住严斯-彼得的手：“来，再给我露一手。”

严斯-彼得摇摇头：“不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得回家睡觉去，我在生病。”

尤莉亚一路陪着严斯-彼得回家，她现在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严斯-彼得让尤莉亚发誓，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尤莉亚点点头。其实，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严斯-彼得是动物的主人，他会动物的语言，还有，我爱他！

在家门口和严斯-彼得分手时，尤莉亚差一点给他的脸颊上印上一个吻，就差一点点。

严斯-彼得回家后，妈妈赶紧让他钻进被窝。这时他发高烧已超过40摄氏度。妈妈给他用了退烧栓，服了药片。

妈妈说，严斯-彼得都烧得胡言乱语了，妈妈给他的小腿冷敷，希望能把体温降下来。

现在，严斯-彼得终于又独自一人和看不见的小人待在一起了：“你真的有这个本领，和动物交谈？”

“那当然，所有看不见的小人都会，只是尤莉亚的

看不见的小人在这方面笨了一点。其实，动物都听得懂你们说什么，只是它们不愿意服从你们的命令。”

“为什么不愿意？”

看不见的小人笑了：“因为你们吃它们呀，你这个小傻瓜，可我们看不见的小人就不干这种事，所以动物和我们交谈。要不然我得度过多少孤独、寂寞的时光。有时候，你一连几个星期跟我生气，对我不理不睬。”

在严斯-彼得昏昏入睡前，他作出一个决定：变成一个素食者，再也不吃一只动物，永远不。



沦为奴仆

现在都已是中午了。严斯-彼得还穿着睡衣,坐在餐桌前吃早饭。他偷偷地看了眼诱人的肝酱香肠,噢,真香啊,一片片火腿也冲着他微笑,无声地请他:快来吃我吧!快来吃我吧!

“动手吧,把它们一口吞下。怎么,难道你想吃那些搁了好几天、臭烘烘的奶酪和烂糟糟的果酱?那都是你那个讨厌的凯亚阿姨自己做的,多难吃啊!反正你不能像我一样,和动物聊天,因为你身上那股吃过动物的血腥味不会消失。”

严斯-彼得咽了一下口水。如果要像看不见的小人那样和动物交谈,那就不可能再吃动物的肉了,这一点他很清楚。

现在真是进退两难,严斯-彼得坐着一动不动。一方面他实在爱吃香肠,另一方面尤莉亚相信他能和丛林之王泰山交谈。如果他今天吃了这肝酱香肠,那么连猪都不会和他说话。

严斯-彼得的目光从香肠移到果酱,又落到奶酪上。奶酪片卷着边,已不再平整,而且四周的颜色都变暗了。

“你怎么啦?”妈妈问,“没有胃口?有没有感觉身体好一些?”

这时,门铃响了,是尤莉亚!

她满怀希望地站在门口,而严斯-彼得像被钉在了凳子上一样,一动不动。妈妈走去开门。严斯-彼得竖起耳朵,听妈妈和尤莉亚说些什么。原来,尤莉亚想叫严斯-彼得和她一起去动物园。

严斯-彼得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在他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飞快地换衣服。他一下子脱去睡



衣,然后两腿一蹬,伸进牛仔裤筒,接着,抓起一件红衬衫往身上一套。他还没来得及扣上衬衫扣子,就听到妈妈在说:“很抱歉,尤莉亚,严斯-彼得病得不轻,他刚刚才起床,连他平时最爱吃的肝酱香肠他都没有胃口。我想,今天他最好还是在家好好休息。昨天游玩动物园可把他累垮了。”

“噢,真没劲,一个人我也不想去动物园了。”

“你去问问汤姆。”严斯-彼得的妈妈向尤莉亚建议道,“他也是个挺不错的男孩。”

严斯-彼得光脚跳进鞋里:“妈妈,我好多了!现在我饿极了!我可以带上面包去动物园。”严斯-彼得急得大声说。

妈妈疑惑不解地走回餐厅。

只见严斯-彼得飞快地往面包中夹东西。妈妈忍不住开他玩笑:“怎么回事?想当夹面包世界冠军?”

“不是,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和尤莉亚一起去动物园。”

很快,严斯-彼得跑出家门。他的口袋里装着三只面包,一只夹的是不新鲜的奶酪,一只夹的是香喷喷的

肝酱香肠,还有一只夹的是火腿片。

严斯-彼得的妈妈站在窗子后,看着两个孩子走远。“两个不错的小家伙,”她心里想,“像一对兄妹。严斯-彼得平时肯定不太快乐,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许他希望自己有个妹妹,像尤莉亚一样的妹妹。不过,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大多喜欢和同龄的男孩玩耍,不太愿意和女孩子交往。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他不再那么孤孤单单,这样,至少不会整天疯疯癫癫地和什么看不见的小人做伴。但愿他身体早点恢复健康,重新回到学校。”

一路上,尤莉亚连奔带跑,严斯-彼得都快跟不上她了。

“严斯-彼得,你一定要露一手。我还想看看你怎么同动物说话,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发誓。”

“听好了,小傻瓜!在你开口说话前,我先给你一个忠告,到时候得由我来说。”

看不见的小人和严斯-彼得的心情一样,激动不已。他坚持就他一个人单独和尤莉亚说话,要不然,他拒绝给严斯-彼得提供任何帮助。

这让严斯-彼得左右为难。他知道,看不见的小人其实容不下尤莉亚,一直嫉妒她。因为看不见的小人希望严斯-彼得一天到晚只和他待在一块儿。因此,严斯-彼得担心看不见的小人会找尤莉亚的茬,惹她生气。

“不行!”严斯-彼得说。

严斯-彼得的意思是,他会把一切在脑子里想一想,说出来啊什么的就没必要了。反正看不见的小人完全能够读懂严斯-彼得的想,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思想一样。

“不行,不行,我再说一遍,绝对不行。你想帮我忙,好啊。但你只能和我说话,让尤莉亚看什么,不看什么,都得由我决定。”

“首先,”看不见的小人气愤地大叫,“你得称我‘殿下’,我的仆人。第二,仆人就得按主人的吩咐行事。第三,如果你不让我 and 尤莉亚直接说话,那我什么都不管。”

看不见的小人大喊大叫,把严斯-彼得闹得头昏脑涨。

“这事不要你管!一会儿,你就像上次一样,像个

白痴站在那儿。只要你放手让我来干,我肯定让你一下子就征服尤莉亚的心。你到底想成为她心目中永远的英雄呢,还是一个又懒惰又低能的骗人精,你自己选择吧。”

尤莉亚觉得奇怪,一路上严斯-彼得为什么一直沉默不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怎么回事,还气呼呼的,看来他很不情愿和她一起去动物园。

“怎么啦?”尤莉亚问,“为什么你不和我说一句话?”

尤莉亚想,严斯-彼得可能心里装着其他什么事。

严斯-彼得还没来得及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回答,看不见的小人已接上了话。

“哎,尤莉亚,”他轻声地说,“刚才我正在考虑,该不该把我所有的秘密都透露给你。我想,可能太多了吧,不会因此让你见了我就感到害怕吧?”

尤莉亚摇摇头。

“不会的,严斯-彼得,保证不会。你就说吧,我满脑袋都是好奇,都快爆炸了。”

“你宁愿不去玩电脑游戏?”

“不玩,严斯-彼得,真的不想玩。”

“我考虑一下,是不是该先给你看看我教给狮子的本领……”

“噢,太好啦!它们会立正,用爪子敬礼吗?”

“当然会!你想不想和我最喜欢的大猩猩一起玩呢?让它来亲亲你。”

尤莉亚激动得一下子抱住严斯-彼得:“想!想!想!都想!我们一样一样玩过来!”

“你想干什么,看不见的小人?尽给我惹麻烦!”严斯-彼得生气地训斥他。

“怕什么,胆小鬼!看我的。你最好滚远点。还有,你得恭恭敬敬称我一声‘殿下’,否则这事可不好办,明白了吗?”

严斯-彼得双手往口袋里一插,觉得一切就像是电影,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他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尤莉亚坚持由她掏钱买入场券,因为是她邀请严斯-彼得的。

看不见的小人借严斯-彼得的嘴说:“理应如此,我就认为女孩子该为男孩付钱。你还会请我吃冰激凌和

花生吧？”

你这讨厌的臭小子！够了！这下子她肯定要用我一巴掌了，严斯-彼得心里好担心。

他又想错啦。尤莉亚把他的话说成开玩笑，还觉得他挺幽默的。尤莉亚把剩下的钱买了冰激凌和花生。然后，两人走进动物园。尤莉亚急切地想看看狮子怎么给自己敬礼。

可是，就在狮子围圈前，看不见的小人罢工不干了。

“好啊，你这个小滑头，说我是‘臭小子’，那我肯定是毫无用处的喽，你就走着瞧吧！”

“我当然需要你，求求你！你甩手不干，那不等于杀了我的头啦！”

“‘求求’，嗯，这还不错，求求谁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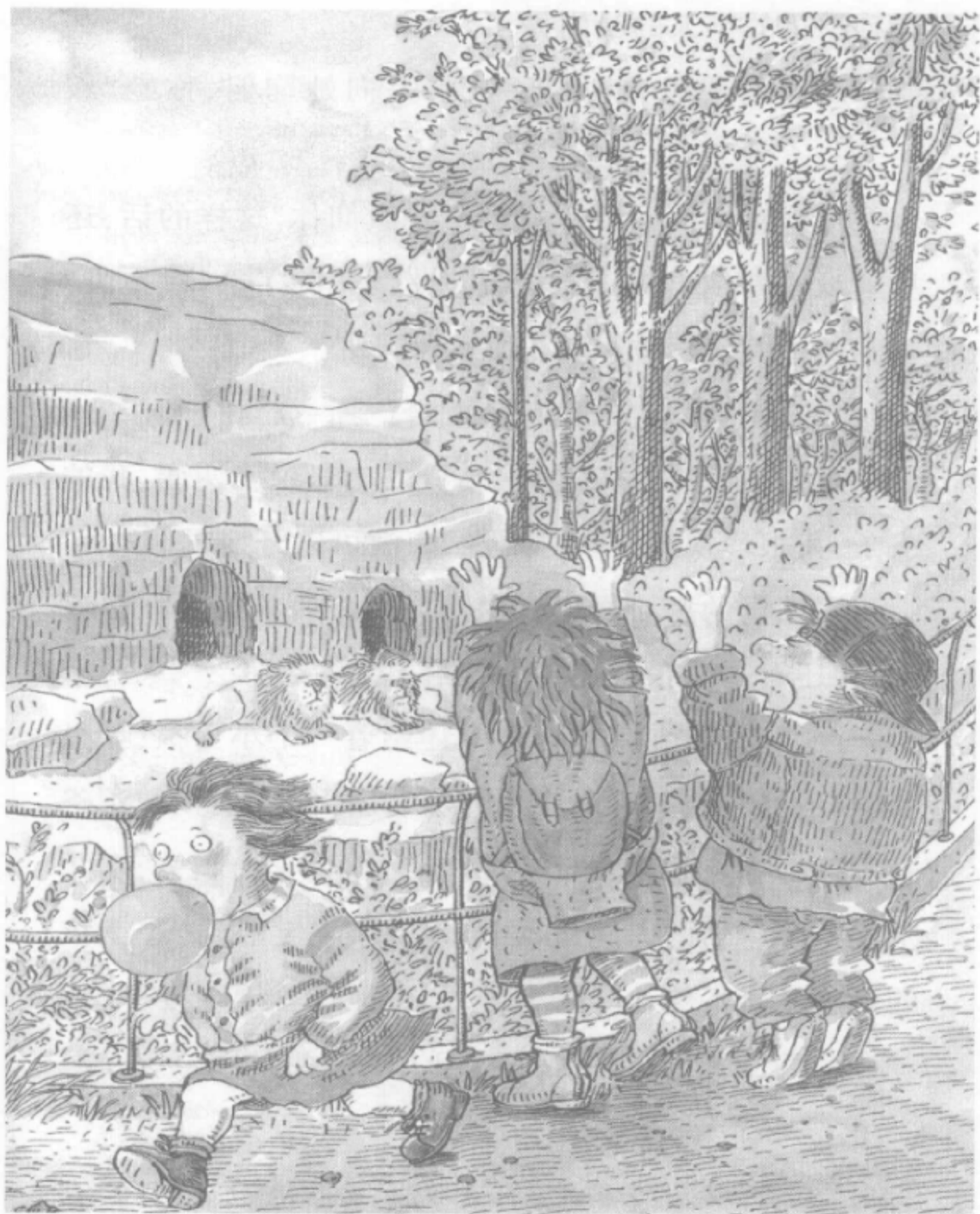
“殿下。”

“说出来。”

“我已经在心里说了，殿下。”

“不行，就脑子里想想而已。你得一边朝我鞠躬，一边大声说，殿下，我敬仰你。”

这下严斯-彼得该怎么办呢？他别无选择，只好按



着看不见的小人的吩咐做了。

而尤莉亚以为,严斯-彼得是向她鞠躬,称她“殿下”呢。

她感到多么荣幸。“殿下,我敬仰你”这样的话,还从来没有其他男孩子对她说过。汤姆除了会说“宝贝”“心肝”之外就再也想不出别的来了。

尤莉亚立即进入角色,配合严斯-彼得演起了戏。她一边行屈膝礼,一边摆出高贵的架势说:“谢谢,我的王子,我很珍视这一切。现在,表演可以开始了。”

围囿里的狮子看上去懒洋洋的,两只狮子在呼呼大睡,还有一只张着大嘴直打哈欠。

严斯-彼得和尤莉亚身旁还站着一个小女孩,嘴里嚼着口香糖,吹的泡泡比她的脑袋还大。小女孩的爸爸心不在焉地看着她,目光不时地朝路边长椅瞟去,那儿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给她的小宝宝喂奶。小女孩的爸爸嘴唇不停地一张一合,好像他也希望吮吸一口。

尤莉亚催严斯-彼得:“开始吧,我的王子,表演一下。”

“听着,没用的家伙,靠边站,她在跟我说话呢。记住

自己是个仆人，不是什么王子。现在，把手臂抬起来。”

“这样吗？”严斯-彼得举起手问。

“不对，再高一点，伸直，手指向上，再举高点！踮起脚尖。对对，就这样。”

严斯-彼得当然不可能踮着脚尖站很长时间，他觉得自己这个样子真是太傻了。旁边的小女孩透过自己吹的大泡泡盯着严斯-彼得。

尤莉亚向严斯-彼得跷跷大拇指：“好棒，严斯-彼得，好伟大噢！”

她刚想竖起另一只大拇指，又停了下来。

尤莉亚看看严斯-彼得，又看看狮子，目光再从狮子身上，回到严斯-彼得那儿，目瞪口呆。

狮子依然呼呼大睡。

严斯-彼得踮着脚尖，身子摇摇晃晃。

“现在你得像狮子一样哼哼！”

“狮子才不哼哼呢！”严斯-彼得轻声嘟哝。

尤莉亚点点头：“知道，我的王子。狮子发出吼声！”

“那好。开始，比萨饼圆脸，你就像狮子一样吼叫！”

严斯-彼得深吸一口气，然后像只猛兽一样开始咆

哮。他的喊声震天动地,旁边的小女孩吓得尖叫一声,扑向爸爸。她爸爸现在也不再盯着那个年轻妈妈的胸脯看了,转眼看着严斯-彼得。

小宝宝吓得也不肯吃奶了,哇哇大哭。只有那几只狮子照睡不误。

“继续!继续!你现在干得不错。手举高,脚尖踮起来,对,就这样,仆人。吼叫!吼叫!好,现在开始往上跳!对,很好,跳高一点!不要忘了吼叫。手臂保持高举!对,真乖,真听话,我的仆人。”

严斯-彼得气喘吁吁,手臂酸痛。

我实在不行了,他想,但看不见的小人不理睬他。

尤莉亚决定帮帮严斯-彼得。她很有音乐天赋,是合唱团成员,她合上严斯-彼得的节拍,跟着大喊大叫。她的声音比严斯-彼得的更响亮,也更刺耳。

严斯-彼得现在最想做的,就是逃离这儿。他好羡慕看不见的小人,至少他可以让别人看不见自己。

小女孩紧挨着爸爸,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吹出的红色泡泡黏在爸爸裤子的拉链上。爸爸非常生气,这可是他心爱的小女儿。他忍无可忍,冲着严斯-彼得和尤莉

亚大声呵斥。

“住口！安静点！真让人无法忍受！”

这个爸爸费了好大劲，可严斯-彼得和尤莉亚根本听不到他在说话，和他俩的喊叫声相比，他的声音轻得微不足道。

终于，那只年纪最大、满头鬃毛的狮子慢慢睁开一只眼，半开半闭的，然后眯着眼睛朝严斯-彼得和尤莉亚走来。

“看，成功啦！成功啦！现在把你的裤子脱下来，举过头顶，像挥动旗子那样。”

严斯-彼得的喊叫声总算停了下来，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双臂无力地垂着。

“别像根软面条那样站在那儿！仆人！照我说的做！”

“不！”

“什么？不！我大概听错了吧。你想违抗主人的命令？”

“对，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脱下自己的裤子，举到头顶上挥舞！”

“为什么？”

“因为太令人难堪了，没人会这么干的。你就是想让我出丑，你这个坏蛋。”

“不是，我没想让你出丑，相反，我想要你像个英雄一样站在那儿，连狮子在你面前都乖乖地听话。”

严斯-彼得当然不相信，狮子会乖乖地服从一个举着裤子、在头顶上像旗子一样挥舞的小孩。

看不见的小人看来很想亲自动手，他的难题是：别人无法看见他。

“胆小鬼！”看不见的小人骂道，“你这样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能成功还是失败。”

尤莉亚一直像头狮子一样，吼个不停，现在，她瞥了一眼严斯-彼得。

尤莉亚猛吸口气，问：“怎，怎么啦？为什么停下不喊啦？”

“看见了吧，笨蛋，她要你继续喊呢。快，脱下裤子！”

“尤莉亚，我看今天不行，日子不对，我没法让它们敬礼。”严斯-彼得终于鼓起勇气说。

“噢，严斯-彼得，求求你啦，我们的努力还不够呢。”

“你看看，胆小鬼，你能不能勇敢一点。待一边去，

你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让我来和她说话。我现在只想问问她，她愿不愿意脱下自己的裤子，然后举过头顶挥舞。”

“不行，你不能这样！”

“我就是要这么做。”

“不要。”

“就要。”

“不要。”

“就要。”

严斯-彼得不知所措，他没等看不见的小人问尤莉亚，就从她身边拔腿就跑。

尤莉亚这下子又得跟在后面追他了。

小女孩的爸爸埋着头，除去黏在裤子上的口香糖，但他只能扯出一根根细丝。那位年轻的妈妈非常友好，递给他一瓶香水。他在黏着口香糖的地方涂了一点香水，口香糖立即除得干干净净。只是他的裤子上留下一块湿湿的斑迹。

年轻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向一边的售货亭走去。

“爸爸！”小女孩大声说，“你现在看上去好像是尿

尿在裤子上啦！”

这下子爸爸尴尬极了。他赶紧朝周围张望了一下，打算在那位友好的年轻妈妈回来之前，除去水渍。

正好，现在就剩下他和她的女儿，周围看不见一个人。

“讨厌！我得去掉这块水渍。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实在令人难堪。”

“爸爸，”小女孩仰着脸说，“我们家有干衣机呀。”

爸爸叹了口气：“是啊，家里有，把裤子放在里面一分钟就干了。可这儿是动物园，没有这种东西的。”

小女孩点点头：“爸爸？”

“嗯？”

“干衣机是怎么让衣服干的呢？”

“很简单，把衣服放在里面，转来转去。”

小女孩脱下自己的上衣，举过头顶，挥来挥去，一边问：“就像这样？”

“没错，就这样。”

“爸爸，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说我？现在？在这儿？”

小女孩使劲点头，一边问爸爸：“是不是你里面穿的裤子很脏噢？”

“不，不脏。”

现在，爸爸无法再摆脱女儿的这种儿童逻辑的影响。她说得没错，我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他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现在再不动手的话，就没有机会啦。”他自言自语。一边迅速脱下外裤，在空中挥舞起来，好让裤子上的水渍早点消失。真是出人意料，这时，三只狮子坐了起来，一起举起爪子，向他敬礼。



可惜严斯-彼得和尤莉亚没有看到这一幕,因为此刻,严斯-彼得还在跑个不停。

突然,严斯-彼得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尤莉亚总算追上了他。严斯-彼得的膝盖磕破了,这可一下子唤起了尤莉亚的工作热情,因为她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医生。她的双肩包里总是装着绷带之类的包扎用品。立即,她开始安慰严斯-彼得,给他医治。

尤莉亚一边打开她的急救包,一边说:“今天表演不成功,没关系,我做事情也常常会失败。比如说上次吧,我给汤姆包扎手指时就……”

尤莉亚在严斯-彼得的伤口上滴了点红色的液体,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去。伤口火辣辣的,好痛。严斯-彼得紧紧咬着牙关,强忍着,不让自己喊出声来。

“就怎么样了呢?”严斯-彼得问。

尤莉亚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噢,没什么,我是说……好吧,我告诉你,给汤姆包扎手指时,我出了点差错。”

“出了什么差错?”

尤莉亚给严斯-彼得的膝盖缠上绷带,绑得紧紧的。

“是这样,当时,我可能给他绑得太紧了,他的手指差一点坏死。”

严斯-彼得咽了一下口水,问:“那汤姆肯定非常生你的气喽?”

尤莉亚摇摇头:“什么呀,他对我可真是完全着了迷,这点小事算什么,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不就是身体上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罢了。”

“只是身体上?”

尤莉亚点点头:“他说,没事,尤莉亚,我还有另外九根手指头能动呢。”

“嗨,白痴,现在可是你亲吻她的大好时机!快点!瞧,她的脸离你多近啊!”

严斯-彼得打了个哆嗦:“别再说了,你给我走开!”

尤莉亚一下子从他身边跳开。

“不,尤莉亚,不是说你!请你待在这儿,继续给我包扎伤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我的手指扎断……来,包扎一下。”

“可你的手指都好好的呀。”

“我知道,尤莉亚。但是……我必须向你坦白一

件事。”

尤莉亚早已料到：“其实你根本不能和动物交谈。”

“不能。但是，我非常非常地爱你，我忍不住老是想你，我还对汤姆嫉妒得要命。”

“非常非常地爱？你看你倒是非常的笨。现在你落到了她的手中，成了她的仆人。这比做我的仆人不知要糟糕多少。”看不见的小人说。

这时，一对男女沿着石子路走来。男的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嘴里嚼着口香糖。身体的另一侧，一位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的小宝宝吃得饱饱的，睡得很香甜。小女孩很兴奋，一路上唧唧呀呀说个不停：“爸爸，为什么刚刚那三只狮子突然坐起来，向我们举手呢？”

“那是狮子向我们敬礼。”

“就因为你刚才举起裤子，在空中挥来挥去？”

小女孩的爸爸赶快瞥了一眼边上的女子，耸耸肩膀。“我这孩子想象力特别丰富。”他说道，声音听起来有点不自然。

尤莉亚在严斯-彼得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严



斯-彼得全身一颤,一阵晕眩,就差一点点晕倒在尤莉亚的手臂中,这种感觉真是令他陶醉。

严斯-彼得把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一只面包请尤莉亚吃。他一时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尽管面包已挤成烂糊糊,可这又何妨?

香味还引来了一群珍珠鸡,它们可乐坏了,把面包屑吃得一粒不剩。



汤姆奋起反击

汤姆忍无可忍了,他哪一点比严斯-彼得差啦。学习成绩比他好,头发比他长,手臂比他强壮有力,收藏的碟片比他多,而且还拥有全市最好的电脑。但是,尤莉亚居然对他视而不见,现在心里只有严斯-彼得。

汤姆邀请尤莉亚和他一起玩一个新的电脑游戏,那可是一个绝对新潮的游戏,以前她好几次兴致勃勃地谈过它。但是今天,他邀请尤莉亚时,她没有高兴得扑过来一把抱住他,相反,她居然说没空,她要 and 严斯-彼得一起去动物园。

尤莉亚、严斯-彼得,还有动物园,他们当中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尤莉亚以前对动物园丝毫不感兴趣!动物园里,在狮囿、黑猩猩岛和蛇馆中肯定藏有一个秘密,一个能打动尤莉亚的秘密。

汤姆考虑着如何打败严斯-彼得。今天,他要和尤莉亚他们一起去动物园。不管怎样,这次他要给严斯-彼得制造一点麻烦。而且他已经有了主意,他知道有一样东西比那个新的电脑游戏更棒、比动物园绝对刺激一百倍,这样东西严禁儿童拥有,绝对禁止。尤莉亚肯定会着迷的。

汤姆知道他的哥哥达维把他的那些恐怖录像带藏在哪儿,其中有一部绝对恐怖的电影叫《碎尸》,这是他的哥哥看过的最残酷的一部影片。汤姆看见,哥哥才看了片头十分钟,就拎了包薯片,冲到卫生间去了,过了好一会才出来,接下来一连几个小时,脸色还像纸一样煞白。

这是一部儿童不宜、只有年满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观看的影片。内容、画面极度刺激,因此达维把录像带藏了起来,不想让别人看到,连汤姆看一眼都不

行。但是,汤姆还是发现了它,录像带就藏在抽水马桶的水箱后面。

今天,汤姆带了这盒录像带来到学校,在休息间里,他得意扬扬地向尤莉亚炫耀着:

“尤莉亚,我有盒《碎尸》录像带,感不感兴趣?今天下午上我们家看去,我有一个房间,可随我自由支配。如果你今天非要去动物园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玩动物园,然后再去我那儿。”

汤姆本来想单独和尤莉亚说话的,但是,还没等他把录像带拿出来,两人就被一群同学团团围住。

“哇,他有《碎尸》录像带哎!”

“我不相信。”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嘛。”

严斯-彼得也在这群学生中间,他可不想让尤莉亚和汤姆单独在一起,即使在挤满了同学的休息间里也不行。

“汤姆就会吹牛。现在你可千万不要说自己从不看恐怖片,只要影片主题音乐一放,就吓得眼睛都不敢睁那些丢人的事啦,你就冒充一次勇士好了。”看不见的

小人插嘴说。

“你这么大绝不可能有《碎尸》录像带,这是部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看的影片。”尤莉亚说。

严斯-彼得吹起了牛:“哎呀,这部电影早已过时啦,我都看过五遍了。”

“好,不错,就这样说下去!”

“你没看过!”汤姆冲着严斯-彼得大吼。

“我当然看过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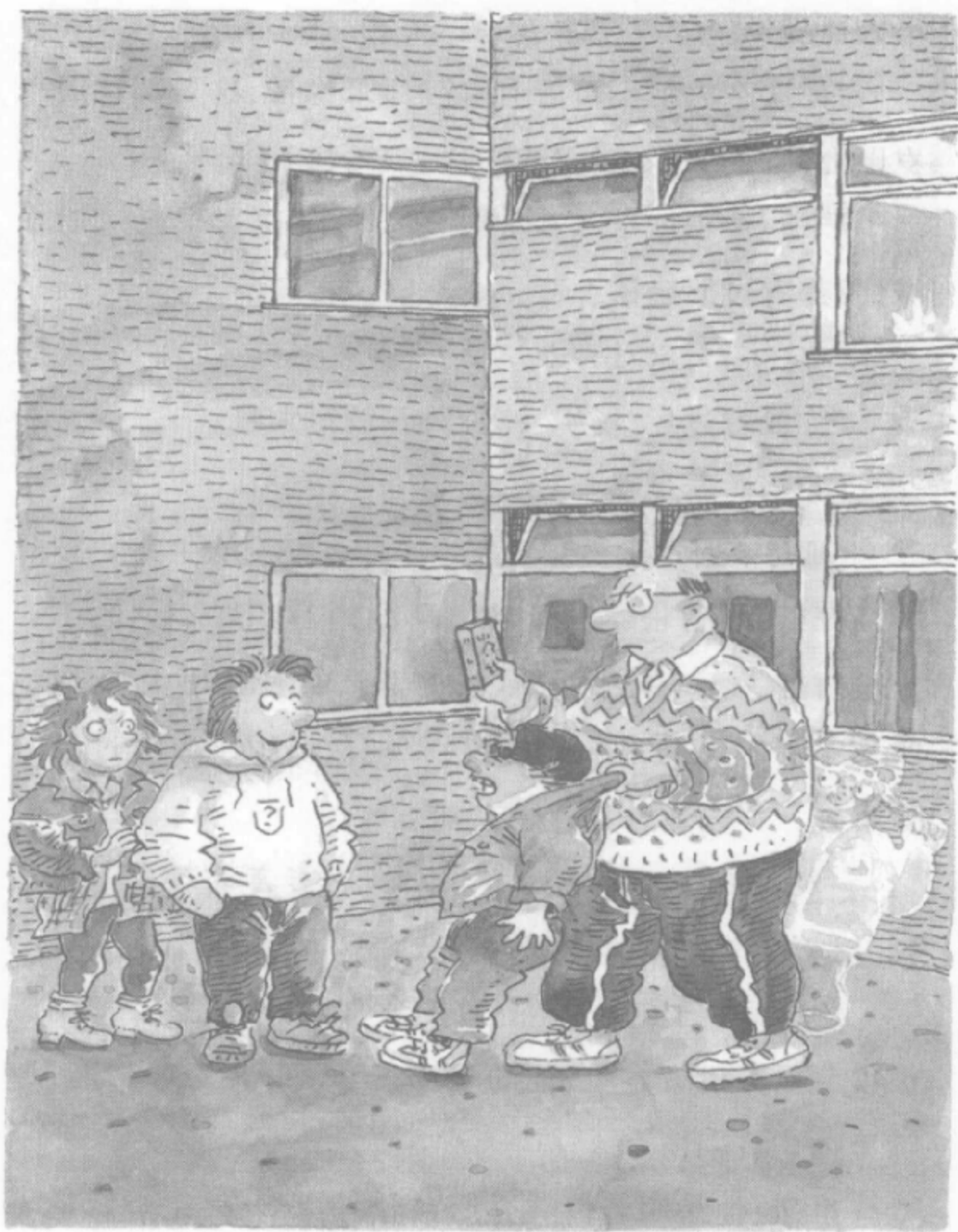
“那好,我问你,电影里发生了什么?啊,吹牛大王?”

严斯-彼得根本不了解电影的内容,看不见的小人也对此一无所知。严斯-彼得不想当众出丑,因此他听从了看不见的小人的建议,一把从汤姆手中抢过录像带。

“现在赶紧看一下情节介绍,然后再胡编乱造一通,这对你来说可没什么难的。”

这时候,沃尔克先生正好走进休息间,可是,严斯-彼得一点都没有察觉,他的眼睛正紧紧盯在录像带上,嘴里描述着剧情。

虽然,他是照着情节介绍在念,但听上去完全像是



他自己在描述：“绝对是一场噩梦，影片的主角——一个连环杀手，是个可怕的变态狂，内容精彩刺激，所以严禁未成年人观看，禁止出借给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嘿，嘿，那么，你又是怎样弄到这盒录像带的呢？”沃尔克先生严厉地责问。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好好地整整严斯-彼得。

“我……嗯……我……这不是我的，沃尔克先生，这是……”

严斯-彼得的牙齿紧紧咬着嘴唇，不再继续往下说。他不可以告发汤姆，这是学生守则要求的，这条守则自从世界上有第一所学校开始就通行。守则规定，只要有别的学生在场，绝不可以告发同学。

“你刚才还说，这部电影你已经看过五遍了。”汤姆说。这个混蛋居然在一旁若无其事。

沃尔克先生把其他围观的学生推到一边，然后一把揪住严斯-彼得的衣领。

“快，大喊‘放开我’！放声哭叫！往他裤裆里狠狠踢一脚！只要你们一起朝他一哄而上，绝对可以把他搞

定。你想想,你们起码有十多个人,他可只是孤身一人。如果你们同心协力,他就成了电影里的碎尸啦。”

严斯-彼得站着没动,也没喊,只是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汤姆。汤姆冲严斯-彼得吐吐舌头。

“不是我的!”严斯-彼得大声地说,“录像带真的不是我的,沃尔克先生,请您放开我!”

沃尔克先生拉着他往外走:“一切都等你见了父母以后再作解释,他们会为你而骄傲。”

“不,他们不喜欢这样。我妈妈最最痛恨这种电影。要是您这么做,那我肯定会吃三个星期的家庭禁闭,不准看电视。”

“傻瓜!你这样说有什么用。你应该朝他大吼:我妈妈要是拿回这盒录像录,她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有,要是我告诉妈妈,您吓唬我,她肯定会拧断您的手臂,您这个脓包,脓包!”

严斯-彼得紧紧咬着牙关,两眼含着泪水。他看见尤莉亚捅捅汤姆的腰。

“你得告诉老师,录像带是你的!”

“我的?尤莉亚,你在说什么呀?”

“快，向老师承认吧！严斯-彼得是怎么也不会出卖你的。他只知道规矩不可违反。这样下去，他就要代你受处罚了。你愿意这样？”

汤姆点点头，幸灾乐祸地笑笑：“那当然，我才不那么傻呢。”

尤莉亚挥起手臂，狠狠地扇了汤姆一巴掌。可惜，这一幕严斯-彼得没有看到，因为他背后的门刚刚合上。

一进办公室，沃尔克先生迫不及待地往严斯-彼得的家里打电话。严斯-彼得则不得不在教师办公室里等上一刻钟。这漫长的十五分钟，他觉得真是没有尽头。沃尔克先生这时批改着学生的作业本，手中的红笔不停地在本子上跳舞。

看不见的小人倒是又有一些主意，能把严斯-彼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严斯-彼得，桌子上的录像带是唯一的证据，你一口把它吞下肚子。然后你就可以说，沃尔克脑子不正常，一切都是他胡编乱造出来的，这不就成啦。反正大家都认为这家伙脑子有问题，连他自己都这么想。”

“我咽不下录像带，它太大了。”

“哎呀，这有什么，勇敢点。以前打牌时，你不是吞过作弊用的纸条，你还吃过一颗退烧栓，还有，最近刚啃的那一大根排骨。呸，呸！死猪！和它相比，录像带就是美味佳肴啦，你看，盒子是松脆的果壳，里面嫩嫩的胶片，就是印了彩色图案的意大利通心粉。”

“忘了它吧，看不见的小人。”

“那好吧，你就给他创造一个机会，介绍他认识你那讨厌的凯亚阿姨。”

“哦？”

“别那么笨头笨脑的。你阿姨不正拼命想找一个男朋友，可总是没人愿意要她。而沃尔克也在为找一个女朋友做着最后的挣扎，至今也没有人愿意要他，谁让他的脚总是那么臭气熏天。他和你那个无聊的阿姨正好是天生的一对。”

“是，没错，这又有什么用？”

“你也一样，可真是条蠢到家的笨狗。你去跟沃尔克说，如果他把录像带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忘了的话，你就把自己的阿姨介绍给他认识。另外，你还可以给他出点主意，怎样才能获得女人的芳心。”

“嗯,要他怎么做呢?”

“哎呀,你们这些看得见的人在这方面简直笨得不可理喻,连这都想不出来。太简单啦,他只需把自己的脚好好洗一洗!”

“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他,把脚洗洗干净。还有,最好忘了录像带这件事。”

“没错。”

沃尔克先生两脚放在桌子下面,现在,他的脚已从鞋子里伸了出来。别人虽然看不到他的脚丫,但臭味还是飘了出来。沃尔克先生嘴里衔着红笔,一边看着学生的作文,显然他理解不了。这时,严斯-彼得的妈妈站在门口,敲了下门。她梳着一头齐肩的长波浪,穿着一身漂亮得体的深蓝色套装。

沃尔克先生站起身,向她迎上去,当然,他忘了穿鞋,只踩着袜子。严斯-彼得的妈妈皱着眉头,尽可能不用鼻子呼吸。同时,仔细听沃尔克先生数落她的儿子是如何的糟糕。

严斯-彼得估计,妈妈一定非常恼火。他心里想,至少应该把真相告诉妈妈。这么做,难道也算出卖朋友?

那我们还可不可以揭发一个背信弃义的叛徒？

“严斯-彼得，你得奋起反击了，狠狠打击一下汤姆的嚣张气焰！让他见鬼去吧！为什么你要保护他？我们完全可以痛痛快快地说出事情的真相——只要对自己有利。比如说现在……”

看不见的小人不再唠唠叨叨、数落个没完。他叹了口气：“每次你想讨好大家时，总是落得个坏下场，这样的结果你又不是不知道，打住吧！别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了！就当个汤姆一样的自私鬼吧。像汤姆这样的人还处处交好运，女孩子也喜欢他。”

严斯-彼得摇摇头：“不对，完全不是这样！”他哭了，因为绝望，两眼饱含泪水。

严斯-彼得的妈妈倒是非常乐意接受自己儿子的话，因为气愤，她的嘴抿得只剩下一条缝。她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儿子的坏话，她认为，那简直就是找她的茬儿。她紧握拳头，双手叉腰，很显然，这是她要发起进攻的信号。

“您听到严斯-彼得说的话了吧，您搞错啦。他和这盒录像带没有任何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有点关系，这也

不是在我们家里弄到的。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录像机！”
严斯-彼得的妈妈大声说道。她呼呼喘着粗气，冲着沃尔克大声嚷嚷。“这种无聊的玩意，他们可只有在学校里才弄得到！您说说看，是谁在上课时没完没了地放录像？弄得这些孩子回家时眼睛都成了长方形！”

沃尔克先生不安地缩回了身。他实在想不明白，每次只要他觉得某一位女士非常出色时，片刻之后，就会招来她的一顿训斥！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妈妈把严斯-彼得一把拉到自己身边。

“过来，严斯-彼得。我们离开这里，干吗要受这种气。我们可是个正经人家。”

妈妈走了两步，转过身对沃尔克先生说：“下次您找我儿子麻烦前，最好先把脚洗洗干净！”

沃尔克先生四下打量着自己，当他把目光落到黑糊糊的袜子上时，不禁涨红了脸。

一路上，妈妈一言不发，紧紧抓着严斯-彼得的手，迈着重重的脚步，大步向前。

“你妈妈好厉害，一点没有那种又笨又蠢的小市民的庸俗，这么出色的妈妈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呢？”

严斯-彼得不去理会看不见的小人，只注视着自己的妈妈，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未见过她，她和自己的妈妈长得很像，但她身上有什么地方又同妈妈完全不一样。

“妈妈，”严斯-彼得说，“妈妈，我们家不是有一台录像机的嘛。”

“那又怎么样？”妈妈强词夺理地回答，“这和那个臭蛋有什么关系。刚才我是撒谎了。可我就要这样做，我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任人宰割。儿子我自己会管教，

不需要外人来教训。”

“你妈妈好酷噢，我猜想，她近来可能听到了她的看不见的小人说话的声音。”

“啊？难道我妈妈也像我一样，有那么一个纠缠不休、令人讨厌的看不见的小人？”

“又忘啦？严斯-彼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你以为就你是独一无二的？”

严斯-彼得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只听到妈妈严厉地说：“罚你三个星期家庭禁闭，不准看电视！”

严斯-彼得仰起头，再看看妈妈，现在她看上去一点都不酷。

哎，太遗憾了。

“别担心。”看不见的小人安慰他的朋友，“有我在你身边陪着呢，我不会丢下你一人不管的，两人在一起就不会无聊了。但是，我求你下次别再做这种蠢事了。你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呀，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可你害得我老是陪你受罚。”